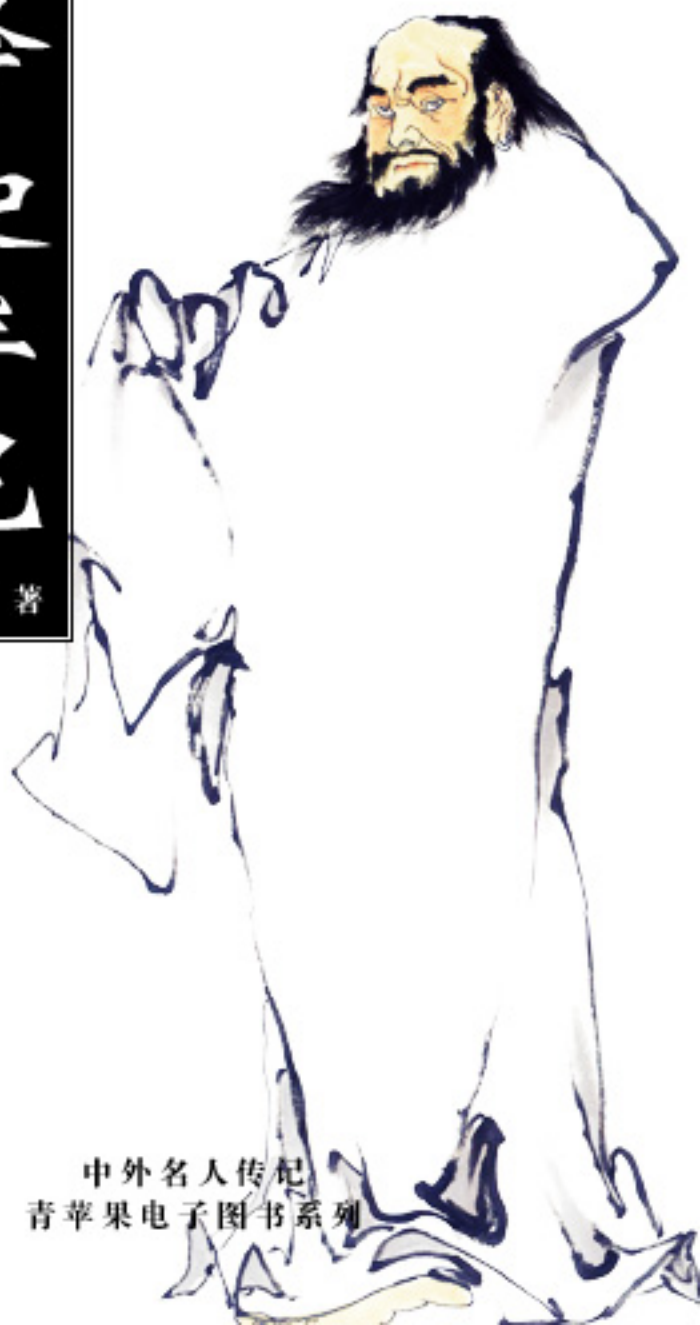


释迦牟尼

尹子云 著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释迦牟尼

尹子云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释迦牟尼的诞生.....	(1)
第二章	世俗的冥思	(15)
第三章	出家修行	(39)
第四章	彻悟成道	(52)
第五章	普渡众生	(89)

第一章 释迦牟尼的诞生

有一天印度净饭王首图驮和妻子摩耶坐在卢醯腻河边的乐苑里，聆听河水流动的声响时，他向她讲出了自己的心事。王后摩耶坐在丈夫脚边一个镶着金缕的绸垫上，她美丽的面容就象在淡淡的月光中闪烁的星星，明亮而遥远，又仿佛遮上了一层用梦幻和希望织就的面纱，奇妙而朦胧。波梵波提也坐在这里，她冰肌玉骨，举止温柔。他们俩不仅是嫡亲，而且在心灵上也如同姐妹。

不一会儿，净饭王抚摸着摩耶的头，细声细语地开口了：“我的王后，你在想什么？”

摩耶看着嫩竹丛旁边母鹿和毛茸茸的小鹿投在地上的影子，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波梵波提的手回答说：“我在想生儿育女。我已经知道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但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我的主人如果没有一个儿子偎在他的怀里，他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假如我天生不育，那么但愿我心爱的妹妹，我的波梵波提，会给我们的丈夫带来这最珍贵的礼物！”

净饭王皱着眉头，心事重重地说：“亲爱的贵夫人，神祇们在郑重其事地分配人间这件最宝贵的礼物。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吗？我们恳求天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祭坛上供出最好的东西。我们养活婆罗门，我们遵守箴训，然而神明却无意将这礼物赐予我们。如果我们前世犯下了罪孽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是神的旨意，即便它使我痛苦，使我心碎，我们也无法违背。”

波梵波提怯怯地抬起她那动人的眼睛看着丈夫，紧紧握着姐姐的手说：“如果我的主人再娶一个妻子，姐姐和我都会服侍她。如果她能生下一个儿子，我和姐姐是再高兴不过了，不会有别的想法。”

净饭王说：“那不是我的王后们的孩子，更不是我的贵夫人摩耶的孩子，纵使他再可爱，我也决不会喜欢他。而且你们都听到过那个流浪仙人的预言吧，他说就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幸福的宫殿中，会有一个孩子诞生，他将是人类统治者，是万王之王。”

王后摩耶接着柔声：“但愿我们能如愿以偿。”

长长一阵寂静后，净饭王又开口了：“我认为这似乎是不可能！”

一颗大大的珍珠般的眼泪滚到波梵波提长长的睫毛上，接着溅落在她那丰腴红润的面颊上。她凝视着躺在保姆怀中的小女儿。保姆正在树荫下一个巨大的开满荷花的大理石池塘边，哼着土著人怪异凄凉的歌曲哄那孩子入睡。

这个夜晚，当月光将草坪的露珠映成乳白色的时候，她推醒丈夫，语调平稳地说：“亲爱的，醒一醒！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护世四天王把我从床上携起，带着我飞向巍峨的群山。在那里有许多象闪烁的星星一样的天神围绕着我，将我放在山中一个晶莹碧透的湖中洗澡，为我洗去了身上所有人世间的污秽。然后给我穿上金光闪闪的天衣，并且在身上扑撒了香粉。这时我看到一只银白色高傲的大象在树下踱步。你知

道，这是皇权的象征。大象的长鼻点了一下我的右身以后就象云朵一样溶化了，它的蒸气一直进入我的腹中。黑暗中我看到了一个耀眼的光亮。天空中无数发光的天神在歌颂着我的幸福和愉快。亲爱的，真是太好了！”

丈夫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你唤起我时，那些天神的乐曲还在我的耳边萦回。他们的声音悦耳和谐，胜过世界上百鸟啼鸣的委婉，也胜过技艺高超的乐师们拨动的琴弦。他们说，‘当花星闪耀在东方的时候，孩子就会诞生’。这时你一碰到我，我立刻就醒了。”

他俩睡意全消，再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在这喜悦中，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快乐而又惊奇，激动得不住地颤抖。他们觉得自己好象是站在大海一样闪光的天边。天亮后，他们把故事讲给波梵波提听，她高兴极了，在那水晶般明净的心灵中没有一丝妒嫉的念头。圆梦者听了这个故事，都认为这是大吉大利。于是他们被召到净饭王面前，讲出了如下的预见：“一个伟大而威严的统治者，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将出世。愿净饭王的灵魂喜悦，愿王后的心情快乐。骄傲吧！因为将诞生在这个房间里的男孩子的王国，将是整个地球，以及上面所有的一切。”

王后摩耶听着听着，眼神似乎又凝聚在美丽的梦幻之中了。

净饭王高兴地喊道：“他将征服世界！他的象队将如雷鸣一样滚动，迦毗罗将属于他统治，摩揭陀将屈膝在他的脚下，世界上所有的财宝和荣誉将永远永远属于征服者所统领的奴隶们！”

但圆梦者疑虑未解地说道：“殿下，我们还有一件奇怪而美妙的事情要禀告您。孩子面前将有两条道路，我们不知道他最终会选择哪一条。当他长大成人，有判断能力后，如果他遇到一个病人，一个老叟，一个死者，一个圣僧，那么他将占有一个伟大辽阔的王国，但并不是整个世界。如果他遇不到这些，那么他就将成为世界之王，财宝无数，荣耀无涯，权力无边。至于他会遇到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将取决于他的父亲的选择。到此我们已经把梦说完了。”

“好呵！这个梦说得不错！我决不能让儿子遇到头一种情况。让虔诚者去关心那些精神世界的东西吧！我的儿子将永远地统治下去！”净饭王大喊道。

圆梦者们收起他们的卜卦图表，带着惶惑的心情向净饭王鞠了一躬便走开了。

又有一天，净饭王手持一把宝剑走来，他看着剑柄上嵌着的宝石闪出晶莹的光亮就高兴地叫着：“这把剑是我命令城中的金匠和艺人锻造的。我的儿子将用它砍掉山羊的头以行祭祀，然后就如因陀罗神在绝顶上放出的雷电那样，用它去消灭敌人。夫人，一切都好吗？”

摩耶笑着回答说：“对呵，亲爱的，他会象狂风席卷秕糠一样地消灭自己的仇敌。我现在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

鸟语花香的春光终于回到了大地。摩耶在妹妹为她安排好了一切之后，依照自己民族的习俗，去见丈夫了。她问道：“亲爱的主人，我们民族的习惯是要在娘家的屋中生育子女。您能不能允许我旅行到父母家里去完成这一吉事？回来时，我就把孩子带给您。”

净饭王怀着真挚的感情把她搂在怀里，告诉她可以这样做，又让波梵波提一路上负责照料她，还命令一些佣人去为她的轿子扫清道路，并警告城中男女老少，不要让她看见任何刺眼或恐怖的东西。接着他又按照婆罗门的礼节，口诵经文，祈求神灵保佑她和她的儿子。然后才送他们上路。

摩耶坐在轿子里，一路上只想早一点回到娘家，根本不知道此时正是她一生当中的关键时刻。队伍走过蓝毗尼园，这里长满了大树，开遍了鲜花。平静的池水和墨绿色的树荫交相辉映，啁啾的鸟叫和咕咕的鸽鸣委婉动听。这一切对摩耶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于是她命令轿子停下来，以便到太阳晒得暖洋洋的草地上走一走，到清凉的湖边去凝神伫立一会儿。波梵波提扶着她走下轿子，来到花园里，静静地无限喜悦地消闲了一阵。

她们在一棵巨大的树下踱步，长长的绿袍拂掠着草地和散发着幽香的雪白花瓣。突然一阵痉挛的颤抖传遍了摩耶的全身，她感到无限惊奇，树枝弯垂下来，扫动着草地，使得落叶和花瓣铺了厚厚的一层。她顿时意识到在她的体内孕育了震惊世界的生命，摩耶明白她的产期来到了。于是，她扶着垂下的树枝，惊喜交加，一动也不动；波梵波跪在她的脚下，女仆们围在开满花朵的树荫外观望。她没有感到人类生育时所特有的那种疼痛，儿子就出生了。

这时一个苦行僧知道了消息，他通知了净饭王，并且一道来到了蓝毗花园。他对波梵波提说：“我知道了王子的降生，我就来到了这里。想请您带我见一见孩子，好让我也高兴高兴。欢乐吧，我幸运的净饭王，我敢肯定，准是您前世修下

了善行，您才得到了这天国的宝贝！”

充满爱和骄傲的净饭王不知说什么是好，与苦行僧来到了婴儿熟睡的地方。他撩开被子，好让老人看到这可爱的小生灵。老人一见孩子身上珍贵的痕迹，知道是佛陀的标志。老人的学识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辨认着孩子身上的这些标记，心惊喜地悸动着，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眼见如此奇妙的胎记，老人热泪滚滚而下。净饭王看到老人流泪，一阵恐惧，跪倒在苦行僧的脚下，大声说道：“我的主，您为什么痛心？为什么流泪？难道孩子的厄运来临了吗？难道我要失去他吗？但愿不是这样吧，我全知全能的神祇们！不要让一个被灼烤得要渴死的人，在逃出那永世干旱之时，又活活地要被干死吧！不要让我失去心爱的孩子吧！因为我知道有了儿子而去世的人，一只眼安睡，另一只盯着世界，而无子死去的人则在冥府中永远永远象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到。”

看到他的痛苦，苦行僧赶紧回答说：“邦主，不要害怕。一切征兆都好，而且事情会比这些征兆更好。我是在哭自己。这个孩子将统治全世界，但我上了年纪，不会看到那一天了。他的法律将象河水那样深，那样满，那样宽。他的瑜伽将象湖水那样平静；他的智慧将象当顶的太阳那样光亮，大地将为他欢呼，他将统治世界，他一定会统治世界，他的王土，火焰万丈！”

说完，苦行僧就象得到了神喻一样神秘地离去了，他给宫中留下的礼物是一片欢乐。

波梵波提不放心地把耳朵贴近王后摩耶，想听一听哪怕

是她轻微的耳语，因为贵夫人直到现在还从未说出一个字来。

第七天，摩耶用胳膊支撑着躺在那里的孩子，连睫毛也不动地轻轻说道：“妹妹，我真正的妹妹！我要在第七天死去。因为孩子出生的欢乐是低矮的大地所容不下的，它象鸟儿一样生了双翼，已扶摇直上天国中的山脉。我再也不能漫步于妹妹的身边，也不能影随丈夫领护孩子的脚步，我已经成仙，即将展翅高飞。一切都很好，天国已经给我准备了安息地，在那里，我对人间的祝福会翻滚而下，扩散到大海中，倒映出我生下的圣贤。而你，我真正的妹妹，将用你胸中分泌的高贵的乳汁哺养孩子。你将听命于我们的主人。”波梵波提静静地将面颊靠在姐姐的脸上，用一个手指按住痛苦颤抖的嘴唇。孩子在她们俩人中间睡着。

据说：孩子生下以后，迦毗罗城的周围吉星高照，释迦部族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饲养的奶牛都毫无杂色，发育匀称，而且有着源源不断的、喷香的、浓浓的奶汁；他们的马匹都好象长上了翅膀，跑得飞快而不知疲倦；他们的象群则更是富丽堂皇，个个知情达意。这一带总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颗粒喷香，既好吃又有营养。所有生物都心满意足，安逸舒适。人们的身体都结实健壮，精力旺盛。

这种天赐不仅仅局限于此，在迦毗罗及其属地，吉祥的事物犹如神祇们播下的种子一样迅速地生长。甚至那些沦落于危险邪魔之路的人们也扪心自问，并从此抛弃他们的私念和贪欲、傲慢和妒嫉后与大家和睦相处了。城里的男人举止端庄，精神振奋；女人大方稳重，谨守节操，大家都遵守着圣洁的四箴规。据说净饭王也为了他宫殿中这位天国来的客

人而过着纯净的生活，断绝和一切恶人之间的交往，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可以保持自己的心不受侵蚀和玷污。他日思夜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时常双手合十，设坛行祭。这种举动是由于孩子诞生的结果。就象荷花和金香木喷放出馥郁的芬芳，就象月亮从她那神秘的宫中撒下银光，这个未来的佛陀向人间散发出了纯净和高尚。他的声望将如同日光和月光一样，无人能够与之匹敌抗争。

当训导孩子的日子来到后，净饭王心里琢磨着将由谁来教育他。他想，不能让一个与世无交、藐视这个世界的流浪者来教他，不能叫一个虽有家眷，但又过着离群索居生活的婆罗门隐士来教他。

他考虑再三，又经征求四方意见，最后决定召来睿智圣明的毗奢密多罗来完成这件重要的任务。孩子被叫到先生面前，顶礼膜拜。可是当毗奢密多罗问了几个问题后，发现这个孩子无所不晓。据说孩子生下就精通所有的书卷，熟谙口头传诵的每一件故事和道理，连行星的数目以及它们是三角还是四棱形状都知道。甚至地上蠕动着，连头都抬不起而无法崇仰神祇先明的小虫具有多大的本领他都了解。先生没有可教的东西，孩子已经全清楚了。因此毗奢密多罗一边聆听着孩子的言语，一边颤抖着。最后，当他发现这孩子的言谈涉及到深不可知，神秘奥妙的事物时，他屈尊地跪倒在孩子面前，然后怀着惊奇不已的心情离去了。

净饭王首图驮眼见这些征兆，在骄傲和喜悦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恐惧。他天天看着孩子在他面前玩耍。孩子长得无比俊秀，对父亲和养母波梵波提更是彬彬有礼，而且对所有

和他打交道的人也都是如此。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伶俐的口齿毫不迟疑地回答着各种问题；他喜欢男孩子的运动和游戏。但是他总给人一种可敬而不可即的感觉。就象成年人透过晶莹碧透的湖水看到湖底穿行的银鱼一样，净饭王也从孩子注视他的那双半透明的眼睛里看到一个迄今他不曾经历的世界。这种陌生遥远的感觉象一把利剑直刺他的心。光阴似箭，孩子长成了英俊的小伙子。

一天，净饭王召请了一位年逾花甲、睿智而通晓神喻的大臣到宫里，问道：“城中和郊区的一切都好吗？”大臣行礼后回答说：“净饭王，一切都好。自从您那吉祥的儿子出世以来，哪还有什么不好的事？每当历史上一个才华绝伦的孩子出世后，世界上就会出现空前的繁荣，邪恶就会自行自灭。现在看来一切都应验了。”

净饭王叹了一口气，似乎心都要伤透了。说道：“的确如此，有谁能比我更高兴呢？但是事情并不理想，我现在非常焦虑。”他继续说：“我的儿子不同于其他的王公子弟。那些人自由自在，热衷于运动、打仗和女人，可我的儿子恰恰相反，他不是享受这个年龄应有的游戏，而像是在受罪。当我看到他在月桂树下因冥思而失神的眼光时，就想起了先知阿氏多讲过的话，‘登上智慧之船，它将拯救世界’。如果这作为一个君王的智慧而赐予他的臣民的话，我将一如既往地加以欢迎。但是如果它是流浪者和隐士们传播的冷酷的智慧和话，那么我坚决不答应。因为登上那只船就等于丧失权力，丧失人们所心爱和向往的一切东西。你的看法如何？”

苍老的大臣面带愁容地答道：“伟大的国王，有谁能改变

天意？又有谁能改变字面上没有的神法？我承认，和这位尊贵的青年在一起时，我觉得好像有一股冷风从我们之间吹过，好像他在疏远着一个低贱的人。我常常这样想，倘若这位尊贵的悉达多是一个菩萨，命中注定要来世成佛，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阻止这种伟大而震慑人心的天意呢？话又说回来，事情也许不是这样，因为人间佛陀的到来是极为罕见的事，所以也没有什么知识或是经验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净饭王颤抖着答道：“你恰恰道出了我心中的恐惧。当然，我过去因切望尘世荣耀而作出的许多预言，现在细想的话，竟有许多完全是相反的结果。不管怎样，既然我目前忧虑得无法表达，那就只好在我们还根本不可能预卜其结局的情况下，请你想个办法，将孩子的注意力转移，给他输入人间最美好的意愿，这样，在他胸中的那些冷酷的幻想就会象晨露般在阳光下消失，我的儿子就会充满愉快。”

老人感慨地微笑着说：“只有一个办法，世上的人共同认为，只有妇人的美貌才最能诱人忘记一切。在女人的胸膛上，神祇也会被忘却，而使智慧变成虚荣。”

但是净饭王不耐烦地插话说：“这在别人是真理，可在我儿子身上行不通。他也曾见过绝代佳人，但是他从没看过第二眼，再好好想想，老先生。”

老人说：“尊贵者必以尊贵的钓饵诱之。我知道伟大的善觉王有一个女儿，长得象黎明的女神一样年轻漂亮，她的手指玫瑰般地可爱，她的身心水晶般地健康。她总是望着山顶微笑，从早到晚都欢欢喜喜，她能够给这座宫殿带来恬静、尊严和优雅。她在伙伴里，就像领队的天鹅，生就庄严的玉颈，

然而却总是谦逊地弯下。对于世界之王来说她是很合适的配偶。我在这方面已经做了细致的调查，她的名字叫耶输陀罗。”

净饭王高兴地说：“这个耶输陀罗也许会给我们以恩惠！赶快召她父亲到宫，隆重地接待他。我们要举行一次大集会，照我们民族选妻的习俗，让未来的新郎与竞争者比赛弓法、剑术和骑技。”

老人躬身行礼后离去，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但心里却是一团疑虑。因为他回忆起王子出世时的那些征兆和预言家们的话。他担心如果执意孤行会引来神祇们的愤怒。

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到了大集会的时期。比赛开始了。悉达多向释迦的王公贵族们挑战，较量射箭、斗剑和马术。

耶输陀罗被告知不能选胆小鬼为夫。人们都纷纷涌来围观，有的在这个王公身上押赌，有的说那个贵族会得胜，但大多数人都希望善良的净饭王的儿子争得荣誉和新娘。通往集会场的路上，撒满了没脚的花瓣，好像是空中的神女们张开双臂，将芬芳的花雨撒向欢乐的大地，香甜的露珠从美丽的花瓣上挥发升腾，顿时香风弥漫，像是在欢迎那些到来的客人。

参加比武的王公贵族们，身穿黄金、宝石镶嵌的铠甲，腰插犹如山雨中霹雳一样闪光的宝剑，骑着战马来到比武场。他们的战马蹄声疾骤，好似不满足在大地上奔驰，而要向着太阳腾空而起。旁观的人们一片欢腾，他们的拍手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于世界上的东西，这些高贵的白肤色的北方人最喜爱的是雄姿英发的男子汉和快马，其次就是漂亮文静的女人。而到来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还没有露面，所

以人们喊呵喊，如同狂风呼啸，就连遥远的山峦和森林也不断地回荡着他们的声音。

提婆达多骑着一匹漆黑的马，黑得就像没有星月的夜空。而悉达多的坐骑是白色的，它高傲地仰着脖子，身躯庞大，神情温顺，它有一个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叫犍涉驹。耶输陀罗透过花轿窗帘的缝隙，小心翼翼向外窥视着，当她的目光一下触到这位释迦王子时，她的心立即离开胸膛飞向他那里，就象小鸟一样拍打着翅膀，蠕动着腿脚，在那里栖留下来。世界上再没有能和他媲美的小伙子！这时悉达多正平静地骑在马上，显得是那么年轻、清秀、匀称，好象是纯金铸就的塑像。他的眼睛象他的同胞们一样湛蓝晶莹；他的脸颊和双唇似乎是一个高超的雕刻师的杰作；他的头像春风中昂首的公鹿一样直挺着。

耶输陀罗伤心地自言自语道：“他不属于我！他比我更好。”

的确，这位尊贵的青年很少想到姑娘的事情，而是集中精力考虑着与他的敌手之间将要发生的一场恶斗。他很清楚，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奖赏就是荣誉，如果他在皇亲国戚和黎民百姓们面前失败丢脸，他的父亲一定会伤心极了。

这次比武以后有许多不同的传闻，有人说悉达多的箭杆插上了神祇们赐与他的双翼，飞起来不可捉摸，奥妙无穷；有人说他的剑法之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之举；还有人说马匹上骑的一定是风神婆瑜，因为他行如疾风闪电，凶狠而傲慢，谁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晓得在悉达多夺魁的各场比赛之后，人们向他涌去，叫嚷着，欢笑着，恸

哭着，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只知道欢呼他的胜利。悉达多倚着宝剑，轻喘着气站在那里休息。他第一次微笑了，那样子看上去真是一个光彩夺目的青年骑士。

净饭王不敢正视儿子，恐怕将自己的骄傲和欢喜明显地流露出来，他只是说：“儿子，你做得非常出色。”接着，他转过头去说道：“把新娘带来。”

顿时一片寂静，谁也不愿意错过听那美人说话的机会。人们撩开画有图案的轿帘，她走了出来，就象银色的月亮渡过黑云，然后露出她那含羞的笑脸。她站在人们面前，身着流水般的紧身银装，象绸子一样柔软，星星般的闪光。她那长至脚踝的云发插满了宝石，连同她前额上装饰的那颗巨大的明珠一同发出奇光异彩。但谁也不敢正视她那动人的容貌，因为她的面庞就像芬芳的花杂吸引蜜蜂那样，吸住人们的目光，使人忘记一切欣喜若狂。她手里拿着“定情的花环”，在左右两个姿色稍逊的美女陪同下，一步一步向悉达多走来。悉达多坐在白马上，身披铠甲，银光耀眼，一动不动，仿若大理石雕像。她走到悉达多面前，一声不响，抬眼望着他，目光里流露出恳求。

这时悉达多孤寂的心灵第一次感到被另一颗心所吸引。和煦的春风吹来，比翼双飞的鸟儿们唱着情歌，嫩嫩的花蕾象颗颗珍珠绽开，寂静的绿树丛中偶有生命在微微地颤动和迸发，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来到了这里。但这一切并没有打破悉达多的平静，因为他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也不觉得快乐。耶输陀罗脚环的叮咚声和衣服摩擦的怦怦声，犹如笛琴合奏出的美妙旋律，压过了悉达多诞生时耳边奏响的

高远超然的乐章。这时他忘记了从高贵的颈上取下武器就翻身下马，象一位茫然失措的人，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就这样两人的目光终于交织在一起了。

于是，她弯下身用手蘸去他脚上的尘土，然后抬起头来，庄重得像一棵棕榈树，把“定情花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两人同时把脸转向还在欢呼的群众和敌手。这些敌手有的像黑心肠的提婆达多一样沮丧，有的则如同他的表弟阿难陀那样欢庆他的胜利。

对所有看到这个场面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最美好的情景了：银装的新娘和她的情人手挽着手，犹如太阳神苏利耶欢乐地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时那样放射着光芒。王子的手和她的手一经接触，往日压在心上的阴云顿时消散了。俩人都沉浸在新郎、新娘的喜悦中。

净饭王为胜利而哈哈大笑，他对那个年长的大臣说：“我们捕获了我们的鸟儿！感谢爱神的保佑！”

但是老人说：“伟大的国王，您若想缚住他必得用三条爱绳，这就是父亲的爱，妻子的爱和孩子的爱。我们还得等等才能下结论，因为现在还不保险。”

第二章 世俗的冥思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自从净饭王首图驮用计谋稳住了他的鸟儿，他就决定了拴鸟的锁链必须镀金。因此他把一个大臣召来，说：“如果有人用笼子囚禁了一只天鸟，那么他必须变地为天，这样那只鸟就不会留恋天上的生活。因为一个女子无论多美，青年男子迟早会对她感到厌倦，所以必须找来许多新鲜的美女，让这一朵朵人世间的玫瑰织成一个花环，用她们的香气和爱情使这个青年人沉醉。你派人北上萨婆底，南下贝拿勒斯，去寻找这样的美女，去寻找能够弹拨六弦琴和七弦琴为神祇们演唱的歌妓，去寻找四肢白嫩、线条柔美、富于乐感，能够让神祇们陶醉的舞女。你下令为他建造一座冬宫，当喜马拉雅山谷的积雪闪着蓝莹莹的光芒，当那里的河水结冻不流的时候，好使他有安乐的环境。宫殿必须温暖、安静、挡风。他的卧榻上要铺雪豹般的白地黑花图案的毛皮，必须既柔软又光滑。派说书的人到宫中给他讲笑话，讲风流韵事，讲战争，让漫长的冬夜过得更快。窗子外面要加上格子，里面要挂上厚厚的窗帘抵御寒冷，同时也不要让他看见那可怖的月亮，因为她高悬在无边无际的遥远的苍穹，我恐怕儿子见到她，心灵会僵硬得象从前那样无动于衷。”

大臣行礼后，答应一切照办。

净饭王又说：“再给他建造一座春宫。宫中要有亭阁，飞

檐要小巧玲珑，就象舞女飞旋时向外张开的裙裾那样起伏。亭子的每一角都装上一个银铃，就象舞女的脚环和手镯，能够发出悦耳的叮当声，这样，当山上飘来的微风在这里漫步时，就会奏出动人的仙乐。让整个建筑物既象清风堆云，又象蓟花的冠毛，可以升空，可以扩散，美得犹如一场春天的梦。还要为他建一座夏宫，成为他打盹休息的好地方。宫殿要阴暗，凉爽，带有长长的柱廊，要造得有一丝微风也会引起恰当的共鸣。这座宫殿必须建在卢醯腻河畔的草地上，这样，在暑伏闷热的天气里，河水会用她柔润的歌喉唱出冰雪的凉意。宫殿的地面要用山上采来的闪闪发光的石头铺就，墙壁要用深色的杉木镶嵌，上面的雕刻必须有巧夺天工工艺，每一扇窗子都要设有夹层，设有布帘，不让炎热进入一丝。你选的宫址必须有迦树枝繁叶茂，金花怒放；尼姆树蓬顶遮荫，亭亭如盖；金合欢树花瓣如雨，沁人心脾。它应该成为每个人都能陶醉的好地方。那里还要有一个湖，湖边长满青草，湖中芦苇低摇。天鹅、仙鹤和各种各样的水鸟栖居嬉戏，终年不断。我的儿子愿意的话，可以坐在银色的泉边沉思冥想，直到缓缓的流水将倦意带出他的心房。但愿他日日夜夜充满幻想，心情惬意而舒畅。”

净饭王来到宫中妇女居住的地方。耶输陀罗得知国王驾到，立刻迎上前去。她全身散发着芬芳，就象夜空的星星沐浴着玫瑰的馨香。她的血红色紧身长衫，显露出她窈窕的曲线美。盘旋而下的金发，缠绕在她那动人的双臂和乳胸上。她身上没有珠宝，只有耳垂上镶嵌红宝石的耳环放着火一样的光芒。净饭王将她拉到身旁，让她坐在垫子上。她那充满孝

顺和温柔的双眼，向上望着，等待他的指示。

净饭王凝神注视着她迷人的容貌，优雅的身段和端庄的风度。隔了一会儿才问道：“尊贵的女儿，你和我的儿子悉达多结婚已经半年了，你感觉都好吗？”

耶输陀罗俯身触摸着他的双脚，回答说：“至高无上的父亲，一切都好。与我的主人朝夕相处无比快活，我从来都不知道世界上会有这样的欢乐。他的容貌是美所不能形容的，他的品格是好所无法描绘的，他那谦恭的话语后面蕴藏着一种力量，他的表情，就象喜马拉雅山对着太阳微笑时的神态一样。但是——”

说到这里，她的话象盘旋的鸟儿停在她那甜蜜的嘴唇上。她沉思着，弯弯的细眉紧蹙在一起。净饭王把手从她头上抽回，探身观察着她的眼睛。

“女儿，你的疑虑忧愁是什么？说给我听。”

她温顺动人地赶紧回答道：“至高无上的主人，除了欢乐没有别的什么，但是——”

净饭王大怒，耶输陀罗畏惧地低下头去，双手捂住了脸。

“‘但是’！我命令大臣用人间所有的欢乐包围住我的儿子，将儿子束缚在这里！他一口答应，可是到头来总说一个‘但是’，好像我的儿子被什么神秘的东西缠住了！而你这个本应该无比骄傲、快活的人也和那个大臣一样。我的儿子相貌超群，自由、尊贵，还分享着我的财富和声望，可是这个讨厌的，讥讽着我的希望的‘但是’是什么？女儿，你说出来，告诉我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净饭王的严厉语调使耶输陀罗鼓起了勇气，她用明澈、水

汪汪的眼睛注视着他，“父亲，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说：在一片欢乐中，当女人围着他翩翩起舞之际，当筵席铺开，丰盛的水果和雕花水晶杯中紫红色的美酒送到他手中时，我常常意识到，虽然他美妙的躯体在我们身边，而他的灵魂却已逃之夭夭了。”

她的眼里汇聚了两颗滚圆的泪珠，挂在那里，但没有落下来。

净饭王大怒道：“女人应该知道女人的职责！难道不应该吗？如果美貌不能吸引男子，使他心归尘世，那么美貌还有什么用？像你这样美丽的女人只有神祇们用花朵才能做成，可你怎么却不能吸引住他呢？他不爱你吗？”

“父亲，他爱我。但并不是只爱我。我不知道他爱着什么东西，他的神思总象鸽子离巢那样飞去。”

净饭王说：“对呀！太对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正如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一提起财富、权力、荣耀，他的灵魂就离体而去。我也不知道它逃到了什么地方。但是我并不因此忧烦。你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在我建造的宫殿里进来过什么伤心的话和伤心的景象没有？”

她答道：“一次也没有，全是无边无际的欢乐。”

“宫里有没有过衰老、疾病和死亡的征兆？我和你说过这个，在把他托付给你照料之前，这些都是保守得很好的秘密，我们不能让他看到这些迹象。”

她神情严肃地说：“这个秘密保守得很好，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的言谈话语中总是充满着不息的欢悦，听不出有别的什么。但是，如果我能永远和他讲话，和他生活，而不

——”

净饭王催促着说：“讲出来。即使是女人的话也常常包含着智慧，况且你是女人中的一颗明珠。”

“伟大的主人，我们能够违抗神祇们的意志吗？他们在我们的命运中已经安排了死亡、疾病和悲伤，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命中的苦恼，所以才更懂得欢乐的意义。顽童们不断吮吸甘蔗里的糖汁，有时也会感觉恶心，难道成年男女不会对甜蜜的事物发生厌倦吗？不会以他们坚毅的精神去与悲伤抗衡吗？况且我的丈夫还是具有伟大灵魂的人。”

净饭王看也不看耶输陀罗，气冲冲地说：“愚蠢！愚蠢透顶！纯粹是女人的糊涂！难道你没听圣贤们说，如果王子听到别人提起衰老、疾病和死亡，那他的厄运就注定要发生吗？他的厄运也是我的厄运——也是我的厄运！因为我爱儿子！”

说着，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睛里就象融化了的雪水一样淌了下来。她也哭诉着：“宽恕我吧！宽恕我吧！我爱我的丈夫！如果有什么厄运，把他从我身边夺走，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最最尊敬的父亲，我还有希望——希望！您说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束缚住他呢？”

她的话音刚刚离开嘴唇，净饭王立刻抓住了她的双手，带着胜利的喜悦凝视着她的眼睛，说道：“女儿，这就是希望！你的话像沙漠中的一杯水那样清心！你从我对儿子的感情中可以看出，当你我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孩子的小手会把他拉住的。你回去把想法和他说说，并且转达我的旨意，就说我为他设祭没有白费，得到了报偿！”

她跪在净饭王面前。净饭王激动万分，他毫不掩饰地让

泪水直淌到两颊。耶输陀罗此时的面容美丽得像刺破乌云的一道彩虹。她回到那雕花的卧室，窗子大敞着，夏日的微风徐徐飘荡进来。

耶输陀罗跪在窗前向外望去，只见在尼姆树下的一个凉亭里，悉达多盘着腿，双手放在膝上，一丝不动地坐着，好似一尊金像。在他的平静中，耶输陀罗感到一阵恐惧袭遍全身。

耶输陀罗沿着花园中的曲径向前走着，她眼前掠过了一簇簇的鲜花，一群群的蜜蜂，一只只的蝴蝶，她觉得无数种香气袭来，就像天国的大门已向自己启开，世界上的一切都太美了。

悉达多静静地坐在绿荫掩映的亭子里，他的手心向上翻着，平平地放在双膝上，他的双目凝视着永恒的山峦，他那平静的眉宇间没有一丝欢乐或苦恼。深思中的王子仿佛被一道用水晶石垒起的高墙，隔绝了色彩斑斓的外界。耶输陀罗的到来对他没有一丝影响，他既没看见，也没听到。一阵痛楚袭上耶输陀罗的胸口，化作又碱又苦的泪水，她哭泣着，再也无法抑制这不该流露的痛苦。她分开尼姆树的枝杈向他跑去，跪在他的面前，一头扎进他的怀里。悉达多长叹一口气，从冥想中醒来，低头看着她，微笑着倾听她的诉说。

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听到过，也没有看到过痛苦是什么，所以对她的话完全是陌生的。她哭泣着。过了一会儿，悉达多用双手轻柔地抬起她的脸。她闭着的眼皮上，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从那上面滴下的泪水挂在两腮。她的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双唇上的红润已经褪去。悉达多美丽的面孔上露出

惊诧的神情，但仅仅是惊诧而已。他感到困惑不解，于是缓缓地说道：“我的玫瑰，我的喜悦，这个痛苦的新东西是什么？你要告诉我，让我也高兴高兴。”

这一席话使她感到一阵恐惧。他竟不知什么是痛苦，这样看来她不但要承担自己的痛苦，承担关于人世间悲伤的秘密，还要为整个大地忍受这一切。对凡人来说，否认痛苦与悲伤，想把它们拒之门外，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都清楚痛苦、悲伤就等在那里，并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人间。但是这样的话她难以启齿。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云发。他那单调的、有节奏的动作，轻得好像蜂鸣般的温和，又好像被笼罩了一层雾霭的瀑布一般轻柔，这使她在悲伤中平静下来。她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灵魂的主人，我们的父亲问我，您的灵魂是不是从爱情和欢笑中逃走了。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我没能使您愉快？我，你的妻子，是不是罪魁？我的心上人，我还有什么事没有为您做呢？求求您告诉我。”

他回答说：“没有。”他的目光从她的上方穿过，望着远处的山峦。她激动得用发烫的双手紧紧地搂住他，象是在恳求。她黑黑的眼睛里充满了热泪，眼神里放射着恳求慈悲的光芒。悉达多却严肃地说：“我到我自已人那里去了。”

“我们不是您自己的人？敬爱的，我敬爱的——您的话象宝剑一样无情。谁是您的自己人？”

“我不知道。”

她的希望破灭了，跪在悉达多的身旁说：“我尊贵的主人，吸引您的是生命还是死亡？”

她炽烈地吻着他的手，光亮的黑发直垂到他的脚上。“我

是奴隶，我的主人——我是为您的美貌和尊贵而服务的幸福的奴隶，我只有永远永远服侍您和您的儿子才会快乐。”

悉达多神情严肃地望着她，说道：“我的儿子？”

她回答说：“是真的——这是真的。正因为我的胸膛里有这样的希望，所以当我看到您那平静超然的眼神，发觉您已在我所不能随去的陌生的天国时，才感到有一种利剑刺心的疼痛。我的主人，如果你真有所不能接近的异类亲人，那么你的儿子最好是其中的一个。祝福他吧！”

悉达多俯身将她的头搂在怀里，用一支胳膊挽着她的身体，轻轻地把她搂到自己的膝盖上坐下。男人的膝头就是妻子的王位。他们相视无言，默默地坐了一阵。他的抚摸比言语更起作用，他的沉默像日光一样使她宽慰。在他平静的怀中，在这和平的双翼里，她觉察到了一个个无声的爱情和欢乐。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我至善至美的明珠，我们俩是一个人，这种统一的感觉会生出新的快乐。对于我来说，这个希望比天穹虚幻中的仙乐还迷人。如果你以前爱我，那么猜一猜现在的爱情有多深。但既然我们已成一体，那你应该再靠近一些，不但分享我的外表，也要分享我的心。如果我们再把另一个人，另一个如此心爱的人带到这监狱中，你高兴吗？这里，朝去暮来，暮去朝至，时间的流逝就象永不衰败的花朵。这里，潏潏迢迢的河水无止境地从雪峰湍湍而下，这里的鸟儿飞呀飞呀，天天如此。但不知鸟儿们是要用自己的美丽把花园打扮得更妖艳？还是象我可能会做的那样飞向自由的土地？如果这个花园挤满了我们的子孙和鸟儿们的后代，那该如何是好？这座花园里我是唯一的囚徒？还是

也包括鸟儿们？我父亲一直不让我知道秘密到底是什么？”

她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闪着光亮的泉中缓缓流出的呜咽声，她预感到了不幸。“恐惧葬送了这美好的一天！”她心里说。悉达多又进入冷冰冰的冥思苦索中，耶输陀罗被他全然忘到脑后。他的双臂松弛下来。滑落到身体两侧。她从他的膝上下来，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双眼仍茫然地凝视着浩渺的苍穹。她冷落地站在那里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浑身战栗着悄然走开了。

尼姆树下，悉达多一动不动地坐着。落日的余晖慢慢地从高高的树干上回到了地平线下面，天空中泛起一道五颜六色的彩霞。接着，皓月徐徐升起，在长空散发着可爱的银光。所有的树木、群山，都已湮没在满天繁星的银白世界之中。

再也没有人去打断悉达多的梦幻。

时间一天一天逝去，耶输陀罗每天在无精打采中度过。希望和疑惧交加，使她心神不定。但她只向净饭王讲述自己的快乐，至于那些忧郁的心事只能埋在心底。净饭王又能给她什么帮助呢？他不用再加岗哨，因为那些已经被森严地把守着的城门已是坚固无比，而且城墙也那么高，上面的烽火台把一切警戒范围都尽收眼底。

日复一日，悉达多的精神不再穿过那些监视者手持的刀枪剑戟飞向远方了。因为自从公主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希望以后，他渐渐地把心收在了花园之中。这使耶输陀罗的面容就象脚边那些烂漫的花朵一样绽开了笑意。她心中的恐惧已烟消云散，除了和平、安全的感觉再没有其它的杂念。她低声地哼着歌儿，发出感激的旋律，犹如融雪后的卢鹑腻河水，潺

潺地唱着迎春曲。

一天，净饭王来到耶输陀罗卧室，看见她正在用一根金丝穿引玉石、水晶和琥珀。她身边的美女们在采摘玫瑰花瓣制作玫瑰酱。忽然从花园里飘来一阵悠扬的乐声。透过窗棂，净饭王看见悉达多正和他最亲密、最真挚的表弟阿难陀一起在河边的草坪上拉弓射箭。提婆达多和另一个释迦部落的王公站在一旁观看。青年人在一起呵呵地笑着、叫着，他们的声音清晰地从远处传到这里。净饭王高兴极了，他得意地坐在金色的孔雀垫上，把美女们打发走，对耶输陀罗说：“我们胜利了，我可爱的孩子！”他慈祥地笑着，黑黑的胡须微微颤动。“我和我所有的圣贤办不了的事却让你这纤嫩聪颖的手完成了，我的孙子的母亲用她的手拉住了我儿子的心。我早就知道，我已经预见，事情一定会如此。因为我儿子是一个善良高尚的人，生活中的孝道象铁箍一样地拴着他。这回你满意了吧？”

她微笑着说：“尊贵的父亲，我很满意。我再没有什么‘但是’来给您添麻烦了。”

她抬起头，无限欢乐的泪水颤动着涌出来，象一颗颗珍珠。耶输陀罗说着她的心里话，兴奋的泪水充满了她的双眼，滴嗒滴嗒地落到放在她金色膝盖上的水晶、玉石和琥珀上。净饭王高兴得把双手紧握到一起，叫道：“哈！哈！我们真的把他争过来了！噢，我吉祥的女儿，把手伸进我的财富堆里去，随你便，拿什么都可以。你的美丽和智慧是任何奖赏所不能表达的。但现在我们还得小心谨慎。”说到这里，他的神情严肃，话语深沉，“保重你的身体，要像保护国王的财产一样，

这样一切都会一帆风顺。那个讨厌的预言说什么如果他见到死亡、痛苦或衰老，他就会逃到大森林里去。我想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大笑这种荒唐。”

聪明的耶输陀罗看出国王胜利的表情后面还隐藏着另一种东西：他没有完全放心。但是她自己已经很满意了。当悉达多肩背箭囊，手执巨弓，容光焕发，满面春风地从卢鹼腻河畔的花园骑马归来时，她冲上前去，搂住这神采奕奕的青年勇士，神情里散发着光彩夺目的幸福。一轮光晕围绕着她，就象是黎明女神站在喜马拉雅之巅，将她金色的羽箭射向全世界时那样色彩缤纷。他们来到大理石的寝室中，他把她搂在怀里。

这一段时间，宫中皆大欢喜，疑虑已被忘却。净饭王在骄傲中决意使儿子更自由，更安全。他在城中又建了一个最美的花园，以供悉达多在厌烦卢鹼腻河畔的花园以后好到这里来开心。耶输陀罗非常高兴，并且聪明地说：“我们必须放长套索，这样鸟儿就不会觉出受禁锢而飞向远方了。”

有一天，悉达多给父亲捎去了一封信，他说：“伟大的父亲，如果我的觉苑已经建成，请允许我和表兄弟阿难陀、提婆达多及释迦的其他贵族们一起骑马去游乐一番。”他得到了同意。

那一晚上，悉达多与妻子耶输陀罗在印有蓝、金色飞龙图案的中国丝绸搭成的亭子里过夜。

她握着他的手说道：“夜幕的降临多么美丽，天上的星星就象蓝色巢穴中的蜜蜂。我生命的主人，多少世纪之后，当我们和我们之间的爱情已被世人忘却，别的恋人坐在这个小

河边，观看黑夜里的繁星像闪光的种子一样播撒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预言的冰冷的来世会看到、会知道这一切吗？……”

他大吃一惊，说道：“被忘却？不管到什么时代，难道你不永远是最可爱、最温柔，美丽得如同世界上最好的皇后那样的美人吗？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还会因为迦毗罗城中像贝壳含着珍珠那样住着一位最迷人的女人而到这个快乐的地方来。我们怎么能被忘却呢？”

一时间，冰冷的恐惧如同悄悄爬过来的蛇一样威慑着耶输陀罗，这使她记起在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还不知道这尘世的秘密。

她拿起乌木、象牙制成的六弦琴，琴声轻起，就像卢醯腻河水流过脚下时奏出的仙乐。

面对群山，他们被浓重的黑夜紧紧地笼罩着。耶输陀罗的嘴唇象是贴了封条，虽然爱情就在身旁，她却不能唱出。接下去是一阵寂静，悉达多的脸和她的脸贴在一起，两人长时间地坐在那里，默默地仰视着繁星闪烁的苍穹。

与此同时，净饭王的命令已在迦毗罗城的每个角落传开：“明天，我儿子的战车将穿过街道驶向觉苑。大家注意，不许任何老人在城里露面，因为我儿子的眼睛是不应该看到老、病、死的，这是统管他的神祇们的旨意。只有健康、愉快、漂亮的人才可以在路上欢迎他。违令者处死。”

命令已经家喻户晓，人们怀着恐惧交头接耳议论说：“这是命令。”然后不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匆匆忙忙地装饰这欢乐的街道。乡村的居民也象滚滚的河水源源不断地涌到城里

来，他们要看看年轻的王子。欢乐的人们挤满了街道，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带着万寿菊花和小巧的玫瑰花蕾扎成的花环，并在上面喷洒了花露以增加它们袭人的香气。城墙的烽火台上站满了男男女女，树林边的土坡上，家家的窗台上，石阶上，到处是眼巴巴的观众。男人们仔细地四下打量，恐怕还有一丝不顺眼的东西会惹怒王位的继承人。漂亮的姑娘们和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孩子站满了街道两房。到处是欢乐，连山里吹来的阵阵微风也显得那么温和舒适。

花园的大门前，停放着王子的镶金象牙战车，挂在上面的烫着金花的彩绸在风中微微抖动。四匹白色的高头大马，佩带着光彩夺目的鞍辔，更是威风凛凛。战车旁站着出身高贵而心地善良的青年驭手阇铎迦。

悉达多向妻子耶输陀罗行礼后，前行几步，登上战车，他身着黄金和珠宝制成的长袍，光芒耀眼，就象天顶的太阳神苏利耶下凡。人们都不得不遮住自己的眼睛。

王子看到众人无比喜悦，感到十分欣慰。他想：“这就是我的欢乐的人民，为他们做好事将是我永生的幸福。那些身强力壮的父亲，举着他们可爱的孩子在期待着我，他们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充满了爱。那些把婴儿贴在温暖的胸口上的母亲们，她们只是不如耶输陀罗那样白晰，但同样充满了温柔与爱情。英俊的小伙子们个个都是高高的躯体，笔直的身段；姑娘们生着灵活的眼睛，油亮的云发。神祇们一定知道这些高贵的人们组成了多么美好的世界。而我那些讨厌的梦幻，使我对这种幸福世界和我的人民所享受的无比欢乐一无所知。”

他向人们招手致意，并不时掉转身来向所有的人微笑。他

不时从战车上抓起一把鲜花，轻轻地向人群中撒去。人们喜悦地拾起鲜花，放到嘴唇和前额上亲吻，因为这些花朵接触过王子的手。王子见到这种情景，心中产生了疑虎，为什么父亲至今才让我看到这种国富民强，欣欣向荣的景象呢？可是，就在他撒出最后一把鲜花时，命中注定的时刻从天而降了。这是神祇们预先的安排。在他战车正前方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的人挡住了他的去路。那些威风凛凛的战马弯起脖子，轻蔑地朝着这个令人作呕的怪物摇来摇去，因为它们同样到现在为止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不愉快的景象。

按理说净饭王下令后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据传闻，这个老夫不是凡人，人类对他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当时迦毗罗城所有的人们也根本没有看见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只有两个人——王子和他的战车驭手闻铎迦。

老夫白花花骷髅般的秃顶上立着几络散乱的白发，就像树桩上长出的苔藓。他拄着一根木棍，每迈一步都显得异常吃力、虚弱和笨拙。他那皮包骨头的下巴低垂着，露出光秃的牙床。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角正在化脓，没有一根睫毛，只有不断涌出的脓水。他吃力而又痛苦地喘息着，神情极为恐怖。当他踉踉跄跄地穿过撒满鲜花的道路时，像一滩烂泥般的跪倒在地，蜷缩着的身子紧紧地偎在战车旁，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脑袋象风吹树叶一样摇摆不定。

顿时，如同乌云遮住了太阳，人们由欢乐变成恐怖。大家纷纷把视线转向欲行又止的战车，吃惊地屏住了呼吸，可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想起了净饭王的命令，都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甚至连孩子们也呆住了。然而，他们除了看到王子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外，什么也没有看到。王子用手拉住缰绳，战马的动作嘎然而止，马鬃也从颈上竖起。王子惊悸地颤抖着，对驭手大叫道：“阉铎迦！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人？如果是人的话？”

老夫蜷缩在那里，嘴巴嘟嘟囔囔地蠕动着，恐惧使阉铎迦哑口无言。人群中发出一阵叹息，好似朔风初起。阉铎迦站在那里，俯身向前，手中拉着金制的辔头，回答道：“王子，这是一个老夫。”

拥挤的人们闻听此话，惊恐之状犹如听到宣布自己的末日。

王子战栗着，难以启口地问道：“什么是老？这个不幸的人是生来如此，还是受到了天国的审判？”

人群又像朔风初起那样倒抽了一口冷气。阉铎迦捂住脸告诉他“这是人人共有的命运，每个在大地上出生的人都逃脱不开。这个气息奄奄的可怜虫，曾经是他母亲乳胸前的婴儿，然后是欢蹦乱跳，无忧无虑的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心的少年。后来，他长成青年，也是相貌英俊，多情多义，勇敢无畏，享受着巨大的幸福，享受着五欲之乐。但是衰老就象呲牙咧嘴的猎狗追随着每一个人，他终于被衰老捉住，摧残蹂躏，从此他就只能在痛苦艰辛中度日，他既为男人回避，也被女人们远远地抛开。”

众人闻听，有几个妇女哭出声来，空气中充满了紧张和哀叹。老夫呻吟着，没牙的下巴上下抖动着仍在嘟嘟囔囔地

说个不停。王子听后非常吃惊，但仍然不相信地问道：“我伟大的父亲也会遇到这一天吗？”

“尊贵的先生，是的。” 阐铎迦告诉他。

“我的美女们的美貌也会沦为这种命运吗？”

“是的。”

“那么我呢？”

人群像死一样的寂静，气氛恐怖。阐铎迦一声不吭。

突然，王子大叫：“战车掉头，我要回去！我还有什么取乐的心思！把花环都扯掉！我已经看到我曾经看到过的景象了！”

阐铎迦一声不语地掉转马头，驾着战车，沿原路返回。人们闻声纷纷向后退去，给车马让出一条路来。男人和女人都用手捂住脸，好似一群吊唁者，哭声恸天。他们似乎通过王子的言谈举止察觉到自己恐怖的末日已经到来。

悉达多回到花园，一个随从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宫中的美女们。女人们又来到等待消息的耶输陀罗面前如实叙述了一遍。耶输陀罗听后叫道：“我的心呀！难道我不知道，隐藏人人都有的末日，不让生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的人知道它，是要激怒神祇，遭到惩罚的吗？谁又能与命运抗争？如果这件事使我的主人沮丧，那该怎么办呢？”

于是，她捎信告诉了净饭王所面临的危险。然后她到画斋中去找王子。悉达多正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周围的墙上嵌满动人图画，上面画的是欢乐、胜利与爱情之神，她们手挽着手，在花丛中舞动着四肢，沉浸在一派明媚的春光之中。可悉达多的神情，却使她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她悄声地走过

去，跪在他面前，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过了好久，他开口了：“原来这就是那个秘密。你早就知道，可是偏偏不告诉我。你费尽心计往我的脑子里填上这些骗人的东西，隐瞒着，不告诉我，它们就是包藏着恐怖的假面具！”耶输陀罗哑口无言，低身将头埋在手中。悉达多继续说：“而我这最可怜的人，最无知的人，竟然因为儿子的到来而欢欣，岂不知儿子一落地就会套上这不幸的枷锁，并不可避免地要蒙受耻辱，以至严亡。而且这个命运又没有挽救的余地，原来神祇给我们安排的是无止境的苦难，是无门的牢狱，只让我们可怕地活下去，身心衰老，遭他人耻笑。难道人们就不能结束这黑暗中的世界！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一天的话，我决不要孩子，以免他也被套上这样的锁链。这个我并不怪罪你，你只不过是女人，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

从此以后，惊恐中的净饭王要求美女们把花园宫里的欢乐加倍。他花了一大笔钱从外国买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奴。她的头发象黎明一样闪耀着金辉，蓝宝石一样的眼睛犹如喜马拉雅山巅明亮的冰凌，她的皮肤如象牙一样白，鲜花一样嫩。她精通风流韵事，淫技高超。她在乐苑中肤色稍深的美女群中，就象是黑夜突转，悄然而至的白昼。邻国的君王们闻听此事个个心生妒意。王宫里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绝代佳人身上，连耶输陀罗也是如此。但是当她看到王子的目光冷冰冰地避开这神祇也会动情的绝色时，她的希望破灭了。

于是，她又派人给净饭王送信去。“我的主人，您的儿子对这美妙陌生的白人连看也不看一眼，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恳求您给他以自由，因为他被关在这美丽的花园中，只有冥

思苦索。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使我非常担心。当然我们还必须严加防守，不许他看见任何可怕的景象，否则我们就彻底失败了。”

净饭王答应了。在王子出发前命令又传遍全城。街道照样飘扬着彩旗，撒满了鲜花，无数双眼睛迫切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可是他这次出行，郁郁不乐，神情严肃。旁观的百姓也受到感染，致使全城没有一丝快意。就在王子的车队来到上次遇到老叟的地方，据说那个神祇又掩饰了真貌以一个奄奄一息，无可救药的病人形象出现了。

他的身体浮肿，形状可怕，深陷的两腮泛着高烧时才有的红晕。在他临近死亡的眼睛里，包含了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他几乎拖不动自己的身体，呻吟着，哭叫着乞求怜悯，他热泪如泉，不断地滴落在滚烫的两颊上。看到他，王子勒住缰绳叫道：“这个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驭手阉铎迦觉得一阵恐惧涌进了他的五脏六腑。但是他感到有一股力量迫使他说出实话。于是答道：“王子，这是一个病人。身心受着折磨，他只有依靠别人的慈悲度日，其末日也不过稍迟一些罢了。”

围观的人们战栗着向后退去。悉达多叫道：“掉转战车，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但是，王子还是被送出了花园，但是满目彩饰的城里已没有一丝快乐的气氛，就连拉车的马也耷拉着耳朵，显出害怕的样子。

当王子来到人群熙攘的街道时，神祇又准备了一个可怕、可悲的场面。战车缓缓前进，忽然，前面来了一队送殡的队

伍，四个人抬着一副棺木，上面停着一个僵硬冰冷的尸体，下巴难看地歪在一边，呆滞的双眼直直地对着太阳。四周放着枯萎的花朵，送殡的人捶胸顿足，放声痛哭，长长的悲切的嚎啕声划破长空。

王子想闭上眼躲开这令人发指的景象，但已来不及了。他两手紧紧地抓在一起。

阐铎迦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要说的话已经涌上嘴边，他告诉他：“那是死人，他身上的一切已被摧毁，生命已告结束，思想和智力已经消失，身躯也已枯萎，他像一根朽木躺在那里，同他的亲人永别了。他们恸哭着抬他去火葬，将他的肉体化作尘埃，因为这些亲人也不愿再见到他，他的样子已经到了可憎的地步。这就是死亡。”而且，“人有开始生命的一天，也有终结它的一天，死亡在任何时候都会向我们袭来，并把我们将送到黑暗之中去。”

悉达多一下瘫在战车里，他的灵魂和躯体像在进行一场搏斗。他扶住战车的拉手，将脸背着光亮。灵柩缓缓地从他面前走过，凄凉的痛哭声撕裂着空气。

悉达多对着握紧的双手自言自语道：“可怕的骗局，凡人在母体的疼痛中诞生后就处在这种骗局里，经过悲伤、疾病、衰老，直到终结！把人们驱散，将战车掉回头去。整个世界充满了弥天大谎。我已经看到我曾经看到的东西了。”

王子正在痴痴呆呆的痛苦冥思中，脸上仍然挂着被死亡惊吓后的苍白。美女们围了上来，在王子周围做着各种多情的动作。这些可爱的少女熟谙爱的微妙，她们身上，就像天空撒下滋润的露水一样，散发着沁人肺腑的清香。有一个美

女看到王子的愁容，自己也低下头来，大颗的泪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好像是要说：“亲爱的王子，我也尝到了痛苦的味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另一个美女欢乐的双眸不时飞来笑意，她用玉臂搂住王子，想让他忘掉痛苦，振作精神。还有几个美女像连根生长的玫瑰一样互相搂抱在一起，似乎爱情也不能将她们分离。她们用这些动作引诱着王子，想为他驱走不幸，带来甜蜜。

但这时的王子却没有注意到她们，只是在极度悲痛中来回踱着步子。尽管美女们使尽了全身的技艺，但仍如遥远的星星不能吸来冷月的目光那样，无法引起悉达多的注意。最后，她们丧失了信心，只好退走了。王子无动于衷，他神情淡漠地叹了一口气，象是在对美女们说：“你们这些最最可怜的人呵！一点儿不知道衰老、死亡的末日即将到来，你们忘记了美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觉察到就在你们的喉头上悬着快刀利剑。你们在行将毁灭的虎口里做着这些无谓的动作又有什么意思呢？”

虽然他并没有说出来，但美女们看到他眼睛里那种可怖的神情，都惊悸地缩了回去。油嘴滑舌的优陀夷看到只剩下王子一人，就沿着觉苑的幽径走来。他拨开两边的鲜花，象一条蟒蛇一声不响地盯着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王子身边，行礼后说道：“至善至美的王子，你伟大的父亲恐怕你独自坐在这里发愁，特地派我来照顾你。请允许我和你讲几句话……”

悉达多抬起眼皮，讲道：“说吧！如果在这种困境下你还有什么要讲的，那就都说出来好了！”

优陀夷一只胳膊靠在火焰树的粗枝上，他那保养得很好、肤色发黑的脸稍稍向下倾斜，那双辘辘转动着的双眼盯着王子，说道：“的确，我们总有一天会被病魔缠身，衰老和死亡也决不会在它们的猎物面前止步。但是，青春就是青春，美貌高于一切，如果有谁因为赏心乐事总有消逝之时而故意躲避它，那么他就是懦夫。正是由于玫瑰花在怒放时也走在死亡的路上，因此我们才感到她们更加可贵。我的王子，说句真心话，您的脾气太盛了些。应该说生活的秘密就是默许，聪明人都知道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衰老和死亡就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寻欢作乐，因为现在的时刻是属于我的，爱情多么甜蜜，情欲是生命的动力。死亡、衰老还不能马上从我这里夺走这一美好的时刻。我将像一个知道明天就会被洗劫一空沦为乞丐的人那样，趁着好时光痛快地花掉自己所有积蓄，尽情享受今天的快乐。”

悉达多一声不响，两眼若有所思地盯着地面。优陀夷把语调放得温和一些，又接着说：“你以为欢乐和美貌都是永世不变的，几百年后这些美女们还会在你周围施展她们的美貌和温顺，那你就会象蜜吃得太多而讨厌甜味那样，因为欢乐太久，而渐渐觉得周围一切都会黯然失色。这就是说永久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我的王子，难道不是这样吗？”

王子缓缓地张口答道：“的确如此。当我看到湍急、因融雪而上涨的河水，我就想，如果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宁肯让狂奔的河水卷起并撞在石头上摔个粉碎，也比这觉苑里单调的爱情和靡靡之音更好。能说会道的优陀夷，这回你算

说对了，的确是这样。”

王子的一席话说得优陀夷非常满意。他又接下来说：“现在既然知道事事总有终了，那么你将选择怎样的道路呢？当一个被释放出狱的囚徒知道这种自由只是暂时的喘息之机，总有一天监狱的大门还会把他关闭在里面的时候，他只有享受这一段宝贵的自由时间。一个勇敢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不能占有整个世界而抛弃他已有的东西，也不应该因为没有看到他未来的敌手是什么样子而甘认失败。绝对不能这样做！接受神祇们赐予的一切——因为神祇们也从来都是美色的奴隶，在动人的玉臂前面他们也总是服服贴贴。谁也不愿在生活的阴影处悄悄地溜过自己的一生。或是吃喝，或是嫖赌，应该不断享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去消磨生命。除此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们都不知道后世将是什么样子，谁又能知道呢？”

王子答道：“听起来这番话颇有几分智慧，其实不然。生活的问题是有答案的——有超度苦难的道路，但是我至今还未发现。也许这条道路不会被人发现——要是真的没有的话。然而我宁愿舍弃一切去寻找这条道路，也不愿庸庸碌碌随遇而安。”

耶输陀罗生下儿子以后，高兴得生死在她的眼里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她一天比一天更美丽，怀里的婴儿就象偎在弯月中的一颗亮星。悉达多看到这些，只好把他的悲伤深深地隐藏起来。

神祇们已经把世界做成现在这种悲惨不堪的样子，那么哪一个圣贤还会相信他们可以建好下一个世界呢？希望，无

处可寻。他每天总是独自坐在卢鹼膩河畔，目光停留在遥远的银白色雪峰上。

自从他的眼睛向另一个世界打开以后，他的怜悯心也一天强似一天。他周围的苦难就像一个要把生命带走的伤口一样，不时地刺痛他的心。他习惯地进入冥思：生存、死亡、无常，构成所有生物的全部发展进程。

在苦索中悉达多的心已经入定，色、声、香、味、触全部消失，他眼前展现的是事物内部清晰的影象。这时他进入了无上正觉的第一阶段，所有低下的欲望都被湮没。在只有正觉，没有欢乐的痴狂中，他看到了世界上的苦难和不幸。他探索着深邃的烦恼与老、病、死所带来的毁灭，还有这一切之外的无边无际的黑暗。但是，迄今他只是部分地了解了秘密，所看到的一切，也只是像翱翔在高空的雄鹰俯视暴露无遗的大地一样。忽然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道巨大的光亮，这种光亮是言语所无法描述，是一般的思想所不能理解的。这是他脑子里的第一束觉悟之光。他遇到了托钵僧。托钵僧说：“我看到了老、病、死的胜利进军，看到了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暂存，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永恒。于是我离开了束缚我的家庭，去寻找值得信赖的幸福——永不衰老、永不腐烂的幸福。这种幸福对朋友和敌人机会均等，对富有者和贫困者也机会均等，这是唯一能使我满意的幸福。”

托钵僧上路后再无人看到他。据说，这个苦行者仍是神祇的化身，他就是那个把老、病、死三中苦难传给王子的神。后来，希望照亮了王子心中悲伤的黑夜。他对自己的灵魂说：“这是一个谋求幸福的人，他的生活使我垂涎欲滴，因为俗世

间的赏心乐事就像海水，似乎能够解渴，实际上叫人口干舌燥。生活给我提供了什么，不就是去寻求真理吗？世界上不只有我的儿子、父亲和妻子，现在痛苦和流泪的是整个世界，如果我不用自己的血泪去减轻他们的痛苦，我就是懦夫，我要走的路已向我敞开。步步进逼的衰老还在我的耳边叫嚷。”

第二天，王子面如满月，神采奕奕，步伐稳健有力地来见父亲。并且向父亲提出，他要去寻求孤寂。在那里独坐冥思，不但可以找到对自己而且也对全人类的解脱。头发和胡须布满了银丝的净饭王，被悲伤的泪水遮住了眼睛，说道：“此话一点不虔诚。难道我是神祇，可以对这三凶相发话让它们消失？到此为止吧！不——你还是像他人一样去寻欢作乐，关心国事，忘掉这些不幸。没有别的拯救方法。”

悉达多的乞求失败了，当他说得连自己也觉得烦乱时，就神情严肃，闷声不语地走开了。净饭王立刻下令将花园宫严加防守，又找来新的舞女、歌妓，要她们发明新的取乐方式。同时，用十倍的警戒把住每一条道路和每一个路口。

悉达多看到父亲的眼泪，产生了同情感，但他的决心仍是坚定的。他回到花园，默默地坐下来回想，不知到何处去寻求帮助才好。

第三章 出家修行

在一个恐怖、奇妙的夜里，不知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喧动，一直到互相之间发生战争。这不是君王之间的吞并，也不是夺取王位的厮杀，这是一场奇怪的、非世俗的搏斗，一方是食欲和情欲的队伍，另一方是般若和无色界的大军。

悉达多叹息着起身来到大殿。据说，当黑夜用它的面纱遮住大地和天空时，无声的神祇就像夜里无数的飞蛾那样振动着翅膀来到这里。悉达多的思想随之转化成“悟”——就在美女们躺在他周围酣睡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可以听见、看见一切了。

突然他觉得袭来一阵奇异的音乐，开始时细细的，像远方的薄雾那样飘忽不定，但是越来越近，越近越悦耳，其声音之美是尘世间闻所未闻的。起初，听不出音乐中有什么言语，只觉得它带来一种世界上所没有的甜蜜，使人为之陶醉。

最后，王子听到了这清晰的声音渐渐变成了清晰的语言。但谁也不知道他是在灵魂以内还是在灵魂以外听到的。就这种音乐中所含的思想而言，恰似高处飘落下来的雪花一样冰冷，无情，它可以把人的一切欲望杂念通通湮没。

当王子听到这音乐里的话语后，从梦中惊醒，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四处环顾，心里产生了一个新的，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无可言喻，无法表达的念头。

说着他站起来，带着恐惧的目光在人堆里小心地迈着重子，轻轻地走到花园宫的屋顶上。他的脸转向东方的地平线，周围是一片寂静。连大气都停止了运动，好象宇宙也在屏息等待着他做出抉择。

悉达多孤寂地伫立在黑夜中，合上双手，向他以前所有的觉悟者致敬，赞颂他们开创了通往永恒世界的道路，并把自己的意愿与他们的意愿合为一体。

就在他合手祷告时，他看见了自己命运的星宿明亮地挂在空中，他立刻意识到行动的时刻来临了。他转身走下屋顶，被一种离别的痛苦感情驱使着想再看一看孩子和妻子，因为她们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但他恐怕这会动摇自己行动的决心，所以就先来到驭手阐铎迦睡觉的门道。阐铎迦身上裹着白衣，一见王子就纵身跳起，一副精神抖擞，忠诚可靠的样子。他向王子行礼后，两人在暗淡的灯光下面对面互相注视着。

悉达多说道：“忠实的阐铎迦，今晚，我已得到上天的赐福。把我那高贵的白马拉出去，我在这里的生活已经结束，该离开了。”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他几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俯下身去，轻轻地搂住她们母子，直到自己的呼吸与她们的呼吸成为同一个节奏。然后，他毅然转身离去了。

王子在密林深处迈着镇静而坚定的步履。一路上，惊恐的野鹿闻声而逃，鸟儿叫着从树梢飞起。他一边走一边采摘山葡萄和野果充饥。这时，阳光透过微微颤动的树叶和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古树从空中撒下来；抖动着的露珠水晶般地

伏在清秀的叶片和花朵上；晨风夹杂着花香同薄雾一齐飘来，有着少女般的轻柔和芬芳。他走着走着，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不安的心情顿时消失。

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风暴之后就是平静。控制住自己的痛苦吧！记住，过去的事就象卢醯腻河注入大海那样一去不复返了。漂流的木块可以在水中遇到一起，但浪头终究还是要把它们分开，父母、妻子和儿女的团聚也不过如此。”

正午时分，他感到疲惫不堪，脚掌已被蒺藜和盘根错节的野葡萄藤划得鲜血淋漓。他想到：“假如我在卢醯腻河畔那迷人的花园里，我那举动轻柔、声音温顺的妻子看到这双脚要流多少眼泪呵！他一定会用清爽的香膏立即裹住伤口。可是现在我连块擦血的布也没有……”

这时，专司扰乱身心，破坏好事的魔罗附在悉达多身边的一棵大树上说了一些话。他的声音像渴求鲜花的蜜蜂一样由远及近，微妙而甜蜜。这时悉达多所有的感觉都被封闭，只能听到魔罗的语言。魔罗追随着他，想让他屈从在自己的魔术之下。魔罗这样想：“即使用财富来引诱不能成功，那么或迟或早一些伤感或邪恶的念头也会在他的心灵中重新燃起，走着瞧吧！”

从此，魔罗就悄悄地形影不离地跟在王子身后爬行，监视并等待着他的失足。王子走了很长的路，来到频毗娑罗统治的摩揭陀王国的首府——王舍城。这是一个他永远铭记在心的名字，因为世界之光曾经在这里停留。该城座落在神圣的恒河东岸的山谷中，四周环绕着巍峨壮丽的温德亚山脉。但与迦毗罗的雄峰——那些神祇们的巨大城堡相比，却不能不

黯然失色。

王子听着魔罗的劝诱，眼前呈现出一幅美妙迷人的画面，他看见耶输陀罗就在身边，那么美丽，那么尊贵，简直是女中之王；他看见儿子罗厘罗站在自己膝下，那么骄傲，那么文雅，俨然是一位未来的国君；他看见沉浸在欢乐中的臣民的影子，那是一个照亮着周围黑肤色部落群的高贵民族。

王子疲惫地穿过树林，向着被巨树环绕的山洞攀援，最后，他来到一个藤蔓垂悬、开满鲜花的洞口。洞前有一个身穿红树皮衣服，名叫阿利耶的僧人，摆出驱邪除恶的莲花姿端坐在那里。王子见他这种冥想的样子，便心怀敬意地在他周围绕了三圈，随着自己也安静地坐下，以等候愉快时刻的到来。

时间慢慢过去，那个苦行僧一动不动，只见他的影子在随着西去的太阳不断地变换着位置。过了好久好久，苦行僧的注意力终于回到俗世，他用一双虚幻的，毫无兴趣的眼睛打量着悉达多。当他见到悉达多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于是就问起了来意。王子如实做了回答，并请求苦行僧指教。苦行僧阿利耶沉思片刻之后，便向王子讲如何学习《吠陀经》和《奥义书》这两部古老而神圣的经文。从此，王子就在他的指引下，和那些男女圣贤们一起苦读，开始专心致志地追求升天之道。

一天，王子双手合十，恭敬地请求道：“我只是刚刚出家，伟大的法师，我还不知道宗教生活的戒律，请您指教。”这时一个血统高贵的婆罗门便给悉达多讲了各个法师的戒规，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有的只靠纯净的水维生；有的是吃树木的

根叶和嫩枝；有的以野果、鲜花充饥；有的则象野鹿专吃各种各样的杂草；即使托钵化缘，也是将大部分施舍他人，自己只留一点点碎屑。

他还讲起一些以折磨自己的躯体来止住欲念的苦行者生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发明了各种残酷的苦行术来进行肉体摧残，以做到清心寡欲。这样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才能换来升天的幸福，才能在那里尝尝天国的平静和乐趣。他讲：“极乐就是如此得到的。它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却是心灵的佳肴。”

法师给王子指定了一个悬垂着黑蜂巢的山洞居住。洞口不住地往下滴着金色的蜂密。这里的圣贤们对所有的生物都十分友善，除了有时吃些滴落的蜜糖以外，从来不去惊动这些蜂巢。当他们冥思苦索的时候，黑蜂做为惬意的伴侣在四周发出嗡嗡的响声，就象远处大海发出的轰鸣那样听来使人舒适。

悉达多在这里，每天都和其他僧人一起背诵《吠陀经》和《奥义书》，因为他们没有书籍，只能依靠记忆传授所有的知识。当需要食物充饥时，他就拿起大钵，穿上黄袍，到城里去化缘。他想：“家庭的生活到处都是羁绊；是感情的留连地。而无家的境况却自由得象空气。”以往的奢侈生活，现在都象晨光中逃去的梦一样从他眼前溜走了。

一天，当王子到山城化缘的时候，摩揭陀的国王频毗娑罗正站在宫殿的台级上向外观望。他看见这个年青的苦行僧手里托着大钵，彬彬有礼地接受着施舍的物品，身上显露出一一种高贵的气度。于是他向身旁的人说：“这个年轻人，

纯洁、谨慎、精神集中、目不旁视，有王子般的高贵，贵族样的文静。他那孤寂宏伟的步履真象是移动在淡淡星群中的朗月。赶快派我宫廷的信使去打问一下他的去向。”

信使们听到国王的吩咐，立刻朝着悉达多的方向追去，不大工夫他们就返回宫殿把沿途探听到的情况向国王做了报告。

驭手阐铎迦与王子分别后，牵着那匹知情达意的白马，哭泣着，慢慢往回走。他走走停停，心神恍惚地不断回头。这时，白马也在为它的主人悲哀，原来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不见了，它既不吃草，也不喝水，脚步十分缓慢，精神沮丧，没有一丝愉快，最后终因郁闷成疾而死去。就像王子所预见的那样，由于它的忠诚，一定会投生到另一个欢乐的地方去。

阐铎迦回到宫中未见耶输陀罗。她埋怨他不该把王子送走。他理解她的悲痛。说：“伟大的夫人，可怜可怜我吧！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确清白无辜。从他出世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了预感，这一切都是神祇们的意志。难道我有力量违抗吗？”

公正、高尚的耶输陀罗顿时平静下来，她深知神祇们的意志是人类难以抗拒的。于是她对自己刚才说出的话追悔莫及。阐铎迦走后，她回想起王子的音容笑貌，仍然不断地抽泣，忽而一种强烈的悲痛感压得她浑身无力，慢慢地从那坐着的金垫上滑落下来，伏倒在地。

说到净饭王，则又是另一种景象。爱与恨在他的内心展开了角逐，各种思想的冲杀搏击，犹如一群野象横冲直撞。于是，派僧侣和大臣两人匆忙出发，照着阐铎迦指点的方向追去。他们心急火燎，日夜兼程，不敢迟误一步。

当他们来到王舍城的山林时，便对那些神情严肃的出家人和山洞里居住的苦行僧们说：“我们来到这里请求你们的帮助。我们君王的权利犹如大梵天一样伟大，我们是他的使臣。他的儿子生得就像洞察心灵的神祇，但是却背弃了君王的旨意，跑到这里过着孤寂的生活，想要寻求一种办法来战胜谁也看不见的老、病、死。现在乞求你们指点该到哪里去找他。”

苦行僧们齐声回答说：“我们知道他，以及他的美貌和尊贵。他已到婆罗门阿利耶的山洞去寻求大悟了。”

僧侣和大臣听后，也没来得及道谢就又匆匆赶路了。一路上的寂静和从那圣人的居处升起的冥思苦索的精神，使他们油然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情绪，于是两人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当遇到险路，他们开始弃车步行时，都主动把自己身上达官显贵的徽志摘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向着目标进发。不一会儿，他们看见一个年轻的苦行僧坐在树下，双手合十，眼睛凝视着脚前的潺潺溪水。那青年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后，主动起身行礼，他正是他们要找的王子。

眼前的王子和以前的样子已有了天壤之别，不仅是外表，就连思想也和原来的王子隔了一条无边的鸿沟，两人都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两人就像勇士选择一支决定生死的羽箭那样耐心仔细地措辞，轮流把君王的旨意阐述。他们以十分真挚的情感询问了王子出走的理由，并讲述了他放弃职守的后果：给他心爱的人造成了比死亡还大的忧愁。

当他们说完了这一席话，王子抬起头来回答说：“说得不错。但是我已经走上了一条不能返回的路。因为我所谋求的并非个人的解脱，而是为了全体生灵。整个大地都充满了这

种思想。不管你们使用什么言语来劝导，我只是听着，而且今后还会听着，但我现在和以后的回答都是：即使日月背弃苍天而坠落，山脉上下而颠倒，我也绝不动摇。”

说毕，他站起身来，两位使臣也跟着站起来。温柔地说：“我的王子，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也不会再来打扰您。我们回去见到国王将把您这不可更改的决心如实转达。”

他俩向王子告别后，慢慢地穿过树林向回赶路，并不时地停下来和在这里谋求般若之乐的居民们交谈。他们想从这些人嘴里领悟到把王子引到这里的教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听来听去仍如坠入十里烟雾般迷惑不解。最后他们只好沮丧地离开这块绿色的海洋，来到凡世。两人登上战车，扬鞭催马，直奔迦毗罗城。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未来的佛陀悉达多在林中寻觅着光明，然而一无所获。他的心就像在这密林中闷热的黑夜，看不到有哪一颗星星在闪烁。他在阿利耶这里耐心地学习了很长时间，他对阿利耶的思想体系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以至于追随阿利耶的苦行僧们都要求王子作他们的法师。但是王子不答应，因为在阿利耶的教义里他看不到结论，看不到解脱。他认为即使还有升天的欲念，也不能说完全消灭了欲念，世人还会被卷入那残灭自己的生死转轮中。

于是，悉达多放弃了阿利耶的教义，闷闷不快地去找法师陀伽。陀伽是一个睿智孤寂的苦行僧。悉达多耐心地跟他学法，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会在这里看到曙光。

他又精通了陀伽的体系，并且提出了许多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难题，难住了法师。他发现陀伽所提供的天国不

是建立在无为法上，而是一种无常的虚幻的东西。这种教义也不是“道谛”，更不是亘古不变的“法”。

经过长期耐心的冥想，他终于悟出了一个结论——任何人类的子孙都不可能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谜对他们来说实在是高不可测，他们的翅膀在这碧蓝，可怖的高空只能扑腾，却无力升起。只有自己的思想才可能升到这样的高度，而现在却还不够。他心里想：“这里所有该学的东西我都学到了，这儿的牧草已经啃完。我得独身去苦行林，在那里，我要采取一种更加残酷的苦行术。因为也许这些人说得对，只有将躯体全部摧毁，才有可能解放灵魂。我现在还不敢肯定它，但我一定要寻遍所有途径去找我这个‘道’。”

他终于来到苦行林镇。一看到这个地方，他就产生了喜悦的感觉。后来悉达多曾这样描写过苦行林：“那时，我自己想着，这个地方真是可爱，有趣。这里的森林广阔，还有一条纯净的河流。小小的水湾可供人们沐浴。这真是寻求解脱的人们居住的好地方。”

就在林中的小河边，悉达多敛心静息地终日冥索。他一天天把饭量减少，到后来，他只靠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点食物维持生命，如果他的躯体再单薄下去仍能关住灵魂的话，他甚至连这么一点点食物也要废止。此外他还控制自己的呼吸，尽管人们几乎看不出他还在呼吸。他静静地坐在那里，进入了人们所不能进入的境界。

悉达多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从早晨坐到晚上，他几乎象为他遮阴的那棵大树一样，和周围的大自然融化到了一起。森林里小动物都毫不畏惧地在他周围走来走去。动物带着它们

的小崽依偎在他的脚边，鸟儿们栖在他的肩膀上召唤着自己的雏子，野孔雀在他的身边伸开色彩斑斓的羽扇，在这仁慈的菩萨、未来的佛陀周围，根本没有恐惧的感觉。

不久，这位伟大、尊贵、身居苦行林的苦行者已经名闻遐迩，人们纷纷从城里跋涉到此，都想站在远外看看他冥思苦索的情景。当他们胆怯地透过树林的枝杈望去，见到他那瘦骨嶙峋仿若枯树般的躯体和他那平静、超然闪烁的目光时，个个都产生了一种惊奇与怜悯的感觉。他们只好蹑手蹑脚地离去，内心在不断地为他祝福；同时也恳求得到他的祷告和保佑。

但是进入冥想中的悉达多已经超越了祷告、祈福的阶段，他对这些人的来来去去不闻不问。

悉达多为了通过苦行达到解脱尘世的目的，他又给自己规定了严厉的斋戒，身体进一步羸弱，然而般若的强大力量却使悉达多的心里逐渐豁亮。

他冥索的第一个问题是“无常”，周围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真理：任何事物都不能永驻，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转瞬即逝。这种运动永无止境，一个新的东西产生了，立刻就会变成一种更新的东西。生命的画卷在悉达多的眼前展开，他细细地咀嚼着其中的教诲。“乐是梦，苦是谛，个人的生活是不幸。”只有超脱其上的不动感情的冥索才是心灵的解脱。这时，悉达多觉得心灵中有一个轮子在不停地转动，就在无限之境从他头顶上平静地穿过时，他感到一阵知觉的眩晕。因为那轮子仍在无情地运转着，一圈又一圈。

悉达多就这样静坐了6年之久，他虽然已发现了“有为

法”和“无常”，但“无为法”还是不能见到。这样他从一个未知的起源走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终结。几年的挣扎，最终还是归于失败。悉达多已经精疲力竭了。

现在他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生命就像挂在一个破损的蜘蛛网上，随时都可能坠入死亡的深渊。这种残酷的修行方法，使他的名声就像悬于天幕的大钟，它发出的巨响已经传遍四方。如果说他已经获得了一些所追求的东西，那么这在他的眼里却算不得什么。因为在这漫长的6年中，他并没有如愿以偿。他所花费的力量，就像撞在岩石上的巨浪，溅起白花，散开，然后便消失了。痛苦的心在折磨着他，一天，在他冥思苦索后起身欲行时，浑身一阵发软，摔倒在地，躺在那里喘息着，全身的力量已经耗尽。他想：“死亡到来了，我终于失败了。”

后来，悉达多曾对弟子们描绘这可怕的苦行说：“记得我那时每天只吃一个山楂子，或是一粒米。我的躯体变得特别瘦弱，四肢如干枯的芦苇，臀部象骆驼的蹄子，脊椎象一绺头发，胸骨参差突兀，就象屋顶露出的房椽。眼窝深深地凹陷，眼珠几乎消失了，就象放入溪水中的一片镜子，小得难以辨认。我的头就象灼日炙烤下枯萎变空的葫芦一样干巴。用手触腹，会碰到后脊，用手触脊会碰到肚子。然而尽管这么苛刻的苦行，我还是没能发现那种超人的‘明觉’。”

悉达多这样一天一天躺在死亡的边缘。如果这就是结局的话——世界之光就会熄灭，太阳就会在黎明时分下落！但事情不会如此发展，悉达多慢慢恢复了意识，他那沉重的眼皮睁开了，又一次看到了光。悉达多艰难地扶着向他伸出的

树枝，小心翼翼地爬到河边，来到温暖的浅水中，他躺在一棵映在水面的大树荫影里，河水轻轻地泛着银光从他身边流过，他感到舒服了许多。

当悉达多挣扎着想从河水中站起来上岸时，他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丝力气，再也站不起来了。据说这是一位天神将岸边一棵大树的枝杈伸给了悉达多，于是他用手抓住，头晕目眩地爬到了岸上。他坐到树荫下，酸软的身体无力地靠着树干，合上了眼睛。

他觉得浴后精神振作了许多，也有了重新思考的力量。因此他心里嘀咕着：“这种苦行方法像以前所采用过的其他方法一样，又使我大失所望。白白费了力气，而且没有一点可以补救的东西。我的躯体已无法支持，思维活动也难以进行，现在必须恢复饮食，保养这磨难之后的身体，以达到我的最终目的。我现在学到的东西已为入定铺平了道路，在将来的禅定中我可能会看到般若的开端。遗憾的是，我目前还没能找到它。”就在他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由于饥饿，一股无法克制的昏眩虚弱感打断了他的沉思。

在树林的另一边，居住着一位十分富有的牧主，他的牛羊成群，稻米满仓，并在河边拥有一块肥沃的一望无际的草地。牧主有个女儿叫尸迦罗越，长得聪明又颇有几分姿色，她曾对森林中的树神发誓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与我身心相当的丈夫，并且头一胎是儿子的话，那么我每天都躬身祭祀，永不忘这份恩德。”树神接受了她的祈祷，果然婚后第一胎生了个儿子。于是，她决定在望日祭祀神明。迎着黎明的尸迦罗越沿着河岸轻快地走着，心情无比喜悦。

她用手分开林中的树枝，一眼看到坐在那里的悉达多，头靠树干，两眼微合，双手下垂，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敬重心情。她知道这不是树神，而是圣人，心里想：“愿他接受我的祝愿！”

于是，她走过去双手高高地擎起金碗，接连不断地向悉达多叩头致意，并把碗中的食物毕恭毕敬地递给悉达多，说道：“主人，请接受我的礼物。”悉达多把这看作是天赐之物，接过金碗，就香喷喷地吃了起来。这时，尸迦罗越在一旁仔细地看，似乎感到已有新的生命在悉达多的血管里流动。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欣喜心情说道：“主人，愿您和我一样如愿以偿！”说完，她转身走开，连那宝贵的金碗也留给了悉达多。她毫不吝啬，就像自己丢在地上的不过是一片秋叶。

那五个曾在暗中议论的苦行僧得知这种情景后说：“苦行僧乔答摩失败了。现在他又吃又喝，不过是个凡人而已，和普通的众生没有什么两样。不要指望会从他这儿学到什么东西了。我们到这儿来真是大错特错！”从此他们又回到贝拿勒斯练自己那套苦行术去了。

当尸迦罗越离开后，悉达多站起来，立刻感到身心振作，脸上也焕发出一种新的光彩。他又觉得自己此时的精力犹如涨满春潮的河水一样，充沛得可以直下大海了。

悉达多白白花了6年时光，结果发现自己追求的乃是一个捕捉不到的幻影。于是他决定不再回苦行林，那里对他来说已失去意义。悉达多上路，向一个打牛草的人讨了一捆柔軟的青草，来到一棵蓬蓬勃勃、茂叶挂满了枝头的菩提树下，铺开青草，结跏趺坐，双手合十，开始了新的冥思苦索。

第四章 彻悟成道

在荒林中，狡猾的魔罗又来引诱悉达多。一天，他正在寂静地打坐，忽然他那一平如镜的心象风暴来临那样翻起了巨浪。那些他认为已经战胜了的敌手重又气势汹汹地出现在眼前，向他进攻。竟然有一些情景甜蜜得使人陶醉，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心。

迦毗罗那天堂般的城市象一幅镶嵌在黑幕上的图画出现在他的面前，使悉达多不得不站起来，身入其境。在多年不见的迦毗罗城，卢醯腻河水泛着金色的波纹缓缓地流过，他看到了绿荫下可爱的美女。那富有弹性的乳胸，对他这长期处在痛苦和孤寂中的人来说，更显示出了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美女们在召唤着他到那里去休息。那一对对充满着挚情的眼睛仿佛在向他恳求。后来，有一个窈窕多情的姑娘靠近悉达多，她那张俊俏的脸上，似乎集中反映了所有他曾经占有过的美色的温情。

忽而父亲的形象犹如灯下的影子从耶输陀罗身边掠过。由于哀伤他已苍老了许多，身体也被重担压得佝偻起来；那温柔的王后，也就是曾用自己的奶水哺育悉达多成人的姨妈，正站在一旁擦着眼泪。周围站满了他的青年时代的好友和奴仆，所有这一切组成一个又一个召唤他的热浪，接连向他涌来，他心中思忖着：我有权伤害这些忠顺的人的感情吗！我

究竟该怎样对待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呢？

谁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缘故，忽然他肯定自己的妻子会成为绊脚石，或是引诱他的邪魔。他肯定这只是一个幻影，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幻影，这个幻影同第一个一样危险。于是，悉达多的目光穿过她的头顶，仍旧停留在远方的希望上。他的神情就像末日来临时那样平静而安详。于是耶输陀罗惊恐地尖叫着跑开了。

接着，狂乱的梦幻和错觉像夏日的滂沱大雨一样包围了他，他的周围全是可怖的，畸形的，像妖魔一样的怪物，到处是地狱中发出的烟雾、尘埃、混浊的空气，也发出尖叫、惊呼和呻吟。他感到震耳欲聋，好像是神祇们与魔罗的军队展开了空战一样。

夜深了，他的面前又展现出一幅巨大的、不断变幻着的画面——权力和荣耀，只需他去俯身拾取。一会儿他又头顶王冠坐在宝座上，俨然成了世界之王。接着团团火焰吞噬了一切，眼前一片混乱，一种无形的恐惧感向他袭来，冲天的巨浪似乎要裹起他来摔个粉碎。他心里清楚，现在哪怕是稍一放松，就会前功尽弃。悉达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神情依然如故。在这翻腾、混乱的场面中，他身边的那棵树也仿佛石雕一样，竟没有一片树叶摇动。

这场争斗还在他面前继续激烈进行，贪、爱、权、财在他的耳边或是大声疾呼，或是细语恳求。悉达多仍然无动于衷。魔罗施尽了狡猾、奸诈的手段向他召唤，既令人沉醉又使人震惊。甚至有一些魔罗还打扮得如同天神一样，给他指引着所谓的“道”。在那个可怕的晚上，悉达多所看到的東西

既没有办法说出来，也不可能说得出来。

但是，当魔罗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显现出了最迷人、最伤感、最恐怖的景象之后，没有能够征服悉达多，他再也无计可施了。他和自己的队伍比悉达多还要疲惫，于是他只好停止这种磨难。随着，那怒吼狂卷的浪头便慢慢地平息下来。悉达多的心安稳以后，周围的黑暗已迎着清冷的晨曦渐渐散去。

悉达多在深邃的冥索之中，达到了禅定的第一阶段。在佛学上，把这称作第一观。

他的意识扩展到了无限之境中，它穿过人类理解的边缘，使悉达多看到的不是世界的假象，而是本来的面目，他的心就像轻松地飞向太阳的鹰隼，不断地向前，向上冲击。世界的表面和它的实质差异之大本来令人难以想象。悉达多达到“悟”后，就从“迷”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这个阶段，看到的世界再也不是它的表面，而是它的实质了。

在这种觉悟中，悉达多看到了自己和其他人的前世以及他们在前世的得与失，功与过。这些景象一个个接连地在他眼前闪过。他被那种“悟”的力量更快地携进，继续上升，内心的聚变使他处在了第二观的阶段。这样他眼前的图象已无比清晰，他看到了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以及整个人类的生死轮回。看到了这种轮回是建立在虚无梦幻的基础上的，没有一点实物，全部是须臾即逝的“无常”。他看到了眼前的生物一次又一次生出来，死掉，再生，再死，善与恶没有区别，都承袭着这个自作自受的痛苦，就好像用自己制作的匕首来杀死自己一样。他也看到那些由私欲、奢望、杂念等导致的善

行所获得的短暂的天乐，虽比人间的乐持久，但仍然是无常的，因为那些以善行作为货币来购买个人天乐的人，毕竟还是贪欲的奴隶，尽管这种贪欲只是谋求天乐。他还看到欲念中的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要经历这样或那样一段兴亡过程。他又看到充斥苦难的地狱仍把这些囚犯再投生到世上，使生死之轮一刻不停地旋转，那无法控制的轮子一会儿高高在天，一会儿又与人世相平。但不论是怎样，它总在转动，既不耽搁，也不停顿。

当悉达多进入第三观阶段时，他的视觉又上升到新的高度，进入了深刻理解“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悉达多久莫能解的生死之谜已昭然若揭，他看到了老与死的根源就在于生，就像大树置根于土地一样。人以其在尘世所做恶事的多少，就把自己划分成形形色色的种类。简言之，在尘世，生活与痛苦是同义语。无知使人们两眼摸黑，既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那些高尚的东西即使在他们周围移动，却因罩上了一层面纱而难得看清。他还看到了再生之缘，取决于前世的行为和思想。

在禅定中，悉达多好像越升越高，他看到人世间没有永恒和永生，因为那追求长生的人只能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循环往复，无边无际。接着，在更高的地方，悉达多看到了长长的生命链条从没有缘起的一端跨到了没有终止的另一端。

他把这些苦难的链条表述为：

触觉带来感觉——

感觉带来欲念——

欲念导致假象和虚幻——

假象和虚幻导致迷惑——

迷惑的结果是为——

为则有生，——

生则有衰老和死亡。

他认为这个让人厌烦的轮回是“无明”的结果，轮回由生的长索拽着，使之无穷无尽地旋转。那些无知的人追求着毫无价值的、迁流变化的、虚幻不实的东西。他们看到的只是假有，而不是那真正的事物。于是，人们身上产生了一种冲动，而这种冲动又引出更多更多的幻觉，结果他们就成了自己的受害者。但当这种邪欲消失时，幻觉就立刻结束，这无明也就像黑夜一样散掉，让位于智日，此时周围的世界才以真像出现。当这个人觉悟后他就会知道自己不过是时间、地点的奴隶而已。此时在他身上，万恶之源的“无明”已消失，他就达到了明心的地步。正因为这样，悉达多把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般若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眼前再没有假象和幻觉，而且那种想占有一切的“假我”已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狱中。在他的身体中，一切贪欲和邪恶都已摧毁，就像柴禾不够而自动熄灭的火焰。现在他的身上一切东西都与缘起相连，他已摆脱了“无明”状态，不会再去追求那些薄如晨雾的迁流变化之物。在他的上方，“死”与“欲”这两个互不分割的东西再也不能对他实行控制。

这样，悉达多终于来到了真理的源头，在他的眼前，过去、现在和将来化作一体，他已超越与眼、耳、鼻、舌、身、意识相关的六识，观照清晰，再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通过

一个狭缝向外张望，而是消除了阻碍，看到了四面八方的真如之境。

悉达多此时已被所有的慧光照耀，成了佛陀。那慧光越来越强烈，在他的周围，世界一片平静，明亮，微风习习，树影婆娑。佛陀在菩提树下整整坐了七天七夜，冥思苦索着世界的现实真象。他沉浸在爱海中，进入了涅槃——圆寂的境地。日、夜在他的身边变换，而他都丝毫不觉。他在心里说：“我在这里休息，已经达到了‘恨生’的愿望，我经过许许多多的周折，实现了在这一目标。现在我已经杀掉了假我，枷锁已经打断。”

他知道阻碍涅槃的就是那个假我，他是梦幻的梦幻者，又是欲念、虚骗的创造者。现在，他身上这种假我已经消失，只剩下真我——即与神秘、高尚融成一体的佛陀。

接着，悉达多在大彻大悟后，时空的障碍不复存在，不再受到视力和听力的限制，看着世界上所有的生灵，并对他们所处的黑暗和苦难境遇深感同情。他的心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佛陀坐在菩提树下，这时，两个赶路的商人经过这里，他们的内心忽然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在这个蔓延数里的林中住着一位仙人、一个睿智的苦行僧，他值得大家给以无上尊敬；应该到那里去，为他祭祀。”

于是，两人愉快地来到佛陀端坐的树下，怀着敬重的心情把饭倒在他的钵里。这饭食是一种简陋而纯净的礼品。佛陀吃饭的时候，他俩在一旁尊敬地保持着沉默。当佛陀吃完饭在小溪中洗净他的手和碗后，两人鞠躬致意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要求佛陀佛法的保佑。愿如来从今天接受我们作您的

弟子，一直到死。”

于是，他们被佛陀收作居士，成为第一批接受佛法的信徒。这两人就是提谓、波利。

悉达多站起身来，踌躇了一阵，接着又坐下来冥想。因为他对向世界宣布这一伟大的佛法是否明智，是否可能还不敢肯定。他心中又产生了一个念头。

“我已经抛弃了那种禁锢思想的假我，而看到了真谛，但这个真谛极难察觉，极难掌握。人类的活动都建立在这世俗的圆周上，上面悬着各种各样的虚幻景象，而这些景象对于他们迟钝的感觉器官来说又十分逼真。所以要掌握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就更加困难，因为人们总是见果不见因。为此，想要灭除一切尘世的虚妄和欲念，实行神秘的禅定就难以办到。现在我传授这佛法只能是徒然——到头来落下的只有悲伤和疲倦。而且这个道理深不可测，艰涩难懂，是凡夫俗子所不可理解的。”

佛陀的念头无疑是魔罗的最后一招，也是最大的蛊惑。这种念头的微妙之处振动了最高的神祇们，他们想：“如果佛陀的心只是专注于禅定，而不尽佛法启明人世，那么这个世界就真要彻底毁灭，彻底混乱了。”

刹那间，神喻照亮了佛陀的心，他看到一位神祇站在他的面前，合起双手对他说：“愿佛陀传讲佛法！总有一些眼睛不为世俗迷惑的人，会听到、会看到佛法的。佛陀站在山巅观望所有的人，打开永恒的大门，实现您的愿望。”

佛陀听到这个声音，立刻以他大彻大悟后的目光扫视着世界。于是，他看到：

‘在一枝枝象牙般的白色莲杆上，一些花朵开在水下；另一些则贴在平静的水面飘浮着，还有一些高高地挺着她们的腰身，将风姿倒映在一泓池水中。从此他悟出人类也是如此——一些人纯洁，另一些污秽；一些人高尚，另一些卑鄙；一些人聪明睿智，另一些则迟钝愚昧，——但所有这些人都需要领取他应得的一份慧光。这时，佛陀对着刚才那神祇的声音回答说：“造物主，我是担心白费力气，所以还没有开口。”

神祇已经觉察出将要发生的事情，于是说道：“好了。佛陀将要传授佛法了。”

佛陀又庄严地思索起来，考虑着传布佛法的初步方式。一个人总是要报答为自己引路的先生，悉达多的思想此时此刻盘旋于阿利耶和优陀伽二人，但他那金刚石一般锐利的视觉发现，就在他苦行的6年中，这二位先生都已去世了。

接着，他忆起了自己在濒于饿死的边缘，吃了尸迦罗越的食物后而暗中讥讽他的那五个苦行僧。他想：“这些人将是我的第一网鱼！”由于他们已去贝拿勒斯，悉达多决定离开慧林，起程去那古老伟大的城市。他要在那座基脚沐浴在神圣的恒河水中的城市，第一次讲出他所发现的至宝。

于是，他独自从树下站起，转过身来凝望着大树，说道：“大树呵，大树，多谢您的庇护，这世上的人们将永远纪念您的名字，哪怕是您身上的一片叶子，也将十分宝贵。您欢乐吧，愉快地接受阳光和雨露吧，因为在您的繁枝茂叶里将长久地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悉达多深邃的眼睛放着光芒，以威严尊贵的步态走出了慧林，取道贝拿勒斯。他象吃过天食一样精力充沛。就在他

默默地赶路时，遇到了一个年轻、高傲的婆罗门，他的名字叫优婆伽。他对自己的伟大地位感到十分骄傲，一路上边走边念叨着那神秘的“卦”字，他非常信奉这个字的力量。当他看到悉达多冥思着从自己身旁走过时，这位婆罗门就轻蔑地大叫道：“哈，法师，问您个问题，成为一个真正的婆罗门应该做到什么？”他想叫悉达多一下陷进这里拔不出来。

然而悉达多平静地回答说：“除去一切邪念，思想和言行要纯洁，要摆脱骄傲与欲念的控制，这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婆罗门所需的条件。”

这个回答使那傲慢的青年大吃一惊。他盯着佛陀，慢慢地说：“您的面貌为什么如此美丽，就象倒映在水中的那轮光闪闪的满月？您的体形为什么那样堂皇高贵？那围绕着您的寂静是什么地方来的？您的尊贵的部落在哪里？您的主人是谁？这个国度里的人都在拚命寻找着‘道’，您的‘道’是什么呢？”

佛陀心中一喜，说道：“孤寂使我快乐，毫无忧愁，因为我看到了真谛。我和那从未产生过一点恶念、能够自我克制、自我指引的人同样快乐。但最快乐的还是脱离开那种骄傲思想的人。我不属于任何尊贵的部落，我一向就是独来独往，毫无拘束的人。”

这位婆罗门虽然听到过许多怪诞的宗教信仰，但从未听过这种说法，为此他非常惊讶。他吞吞吐吐地问道：“那么先生，您去哪里？”佛陀回答说：“我即将转动法轮，去那伟大而古老的贝拿勒斯城，给黑暗中的人们带去光明，并将真正长生不老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打开。”

在贝拿勒斯，悉达多又遇到了那 5 个苦行僧。这时的悉达多似乎用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把他们吸住了，于是 5 个人乖乖地坐在那里，开始听佛陀传授佛法。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讲述佛法的声音——谁又能知道世界上最后一次佛音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羯磨允许这样做的话，有必要都听一听，想一想佛法上的话。就这样，佛法开始在鹿野苑传开。悉达多对 5 个苦行僧说：

“如果按照我的办法修行，必须防止两个极端。其一是沉迷于贪欲、寻欢作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低级的，不光彩的，无价值的，它是通向毁灭的道路。其二是自我施加的苦行、折磨。这种生活是抑郁的，不实际的，无意义的，它不会带来什么收效。但是大家都好好听着，我已经发现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一条中道，它有盘旋直上的 8 个阶梯，沿着它就可以登上绝对，达到涅槃之境。

“这就是八圣道。各个阶梯均按顺序而设。首先是正见，必须将怀疑、误解、或成见统统置之不顾。这才能够觉察出永恒与无常之间的差别。才能看到假象背后的真相。接受真谛的态度应该认识到对它的需要。这就是第一阶段。

“正思维。这是一种欲达大悟的意志决心。它的基础是自我修行，以及觉察出达到大悟的可能性。这是第二阶段。

“正语。这是修行的第一步。不允许使用不慎的话语，诽谤的话语，辱骂的话语和刻薄的话语。只允许使用友善，纯洁和有意义的词句。这是第三阶段。

“正业。行为举动必须无可指摘，高尚而清净，这是不可不做的。现在开始，将所有想得到好处、利益的念头全部灭

除，因为动机与行动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不许报复。修行时不允许有冲动，不允许有出于爱、恨而导致的行为。每一行动都必须由身体内部的佛法来导引，它不论对谁都是公平一致的。各种行动必须遵从这种佛法，其最高的表现就是爱与怜。那时你就会很快地发现什么行动符合佛法，什么是亵渎佛法。凡是不去追求利益、便宜的人都会受到赐福。这是第四阶段。

“正业。正业这两个阶梯是非常难登的，谁一旦登上这个高度，眼前的各种景象就会一展而来，前景清晰、宽阔、高贵。这时就已取得了相当巨大的自制能力。

“正命。此阶段包括正当营生，因为谋生有道与保持一个人的节操和道德是格格不入的。他必须时刻警惕避免沦入这种危险的情况，而且，如果他已经走过前四个阶段了的话，他自己的心会告诉他怎样去做。这种人必须排除疑心。这是第五阶段。

“正精进。到达这一阶段的人充满慈善心，睿智，大彻大悟。他致全力于神圣的事业，完全理解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目的。达到这一伟大阶段的人，无论是衣食住行，工作或休息，醒来或睡下，都是按照佛法办理。忠顺于佛法，他能够达到至善至美之境。佛法就是他的生命，就象健康者无必要去数自己的脉搏一样，而对佛法没有一丝怀疑。这就是第六阶段。

“正念。这是禅定境中正确的思维。此时，他只考虑真谛，完全抛弃了‘我’的念头，所以他的观照十分清晰。虚幻已经不再出现在他的眼前，那里只有真相，就象两个交谈中的朋友一样。此时他是知道真谛的人，自己就是真谛的化身。这

就是第七阶段。

“正定。这是禅定中的心境。涅槃中还有什么可值得悲痛的事呢？任何使我们伤心的事都不会在此处出现，这里只有那些使我们寂静的事。怀疑、恐惧、麻烦和混乱此时都已消匿。无根据的信仰、妄想都被忘在脑后，这时达到的涅槃之境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第八个阶段。达到这一阶段的人绝不会再失足后退。”

接着，悉达多向他们讲述了施行八圣道的理由是什么，理由要从四真谛说起：

“生就是苦的业因，生命就是受苦，从生到死要经历一个个痛苦的阶段，这是苦谛。促成生的原因是对生命的渴求，生后的肉欲、视欲和对生命的骄傲促使人们从一生转向另一生，这就是集谛。

根治这种生就得消除对生命的渴求，办法是彻底绝除一切邪欲，不让它们占据头脑，或是把它们清除出去，这就是灭谛。

第四谛即道谛，即八圣道。这些就是四真谛。”

这是佛陀第一次传授佛法。地点是在贝拿勒斯附近的鹿野苑。那五个苦行僧坐在他的周围，听到这些伟大的词句都豁然开朗，他们都欣喜地接受了佛法。其中一个叫康达那的是个头儿，他恳求悉达多收他们为弟子。

他接着又向这五个人传授了关于尘世间万物皆迁流变化的无常道理。告诉了他们看到了不受幻觉左右，不受各种感觉变化影响的真实世界后，才能掌握的那种真谛。这些人知道禅机后，就进入了禅定。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佛陀世尊如来就住在鹿野苑传法，人们怀着迫切的心情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聆听他的教诲，因为他的说法与他们所听到过的截然不同。这种说法使他们摆脱了婆罗门教义的枷锁，因为那种教义使他们时刻都在提心吊胆怕激怒神祇，导致没完没了的祭祀和忏悔。而且如来所教的都是他们原来闻所未闻的东西。

在巨大的贝拿勒斯城中住着一个高贵的年轻人，叫舍陀。

他在这纸醉金迷的痛快生活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尝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欢乐，似乎现在已没有什么再值得欣赏的了。

一天夜里，他躺在美女们中间，尽管她们一个个长得好像须弥山上的神女一样动人，但舍陀越来越觉得厌恶。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便轻轻地起来，穿上镀金的靴子，走到深夜的花园中。走着走着，不觉来到了花园门口。大门敞开着，看门人正在酣睡，他沿着灌木丛的阴影处溜出了门外。街道上根本看不到往来的行人。舍陀继续踏着月光下的露水往前走着。他不知道自己是往什么地方去，有什么目的，只晓得是忍受不了家庭那令人失望的生活而逃出来的。当他来到鹿野苑时，黑夜渐渐变淡，黎明来到了。

这时，悉达多刚刚起床，正冥想着在树下踱步。当他看到一个青年走过来，便在这寂静中听到了青年的心声：“我的悲伤，我多么不幸！”悉达多立刻对他产生了同情心，因为自己也曾与这个青年同病相怜。他收下舍陀作弟子，同时还收下了舍陀的父亲作居士。

和舍陀要好的许多朋友看到他的欢悦，也被吸引来聆听

佛法，他们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并身体力行。更多的人，包括女人也寻路来到鹿野苑听讲。

他们领受了十戒。其中前五条是为在家的男女信徒规定的。

1. 不杀生
2. 不偷盗
3. 不淫
4. 不妄语
5. 不饮酒
6. 不涂饰香鬘
7. 不歌舞
8. 不坐高广大床
9. 不非时食
10. 不蓄金银财宝

这 10 条都适用沙弥，要是在最高僧团，还要遵循不取妻，不承担家务的规定。

这时佛陀已收有 60 名大彻大悟的弟子，他心生一念，决定把他们分派到世界各地去传播教义。于是便对弟子们说：“你们都已渡过了河，到达了寂静的彼岸，因为你们再不受生死轮回的影响，已经与无为法合成一体。现在你们就出发到各个国家去，叫那些还未听到过佛法的人们都听一听佛法的源起、进程和终结的奥妙。既要情动之，又要以理说之。去吧！每人都单行一路，去拯救众生，接受信徒。我也出发。”

弟子们毕恭毕敬地听完佛陀的吩咐开始各奔一方。那时没有书，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套佛法大全。佛陀本人奔往

伽耶的头山，后面跟着许多曾经当过苦行僧的人。这些人一路上都很欢悦，兴奋得象汹涌高涨的波涛一样。

正当佛陀和信徒们坐在伽耶的头山上远眺王舍城优美的山谷时，突然山谷的丛林冒出了巨大的火焰。他们观看着大火，佛陀开始了他伟大的火教。

许多新弟子听到这个说教，接受了它，也进入了禅定之境，他们看到了虚幻不实后面隐藏着的世界的真实面目。

世尊从伽耶出发又来到频毗娑罗国王统治的主要城市王舍城，他的弟子们，包括他睿智的大弟子摄摩腾也随他一起来了。摄摩腾以足智多谋名闻遐迩，王舍城的许多居民竟分不清他和佛陀谁是弟子，谁是法师。佛陀有意抬高一下这个弟子的声望，于是就当着国王和人民说：“欢迎伟大的法师吧！摄摩腾的确熟谙了佛法，取得了最高的智慧。现在他就象一个家产万贯的贵族掌握了财宝一样掌握了佛法，他可以使那些苦难的人忘记悲痛，显示出自己的智慧！”

据说，佛陀话音刚落，摄摩腾立刻入定。观看的人眼前出现了奇妙的景象：摄摩腾升到了半空中，人们的眼里充满了崇仰的神情，于是异口同声地大叫起来：“世尊做我们的法师吧！我们是您的信徒。”

佛陀看到他们听法心切，就立刻讲起假我和谎言。

“思想和所有的感觉都要服从生死的规律，要理解‘我’的概念，理解‘我’组成的那些迁流变化之物，以及思想和感觉的功能是如何发挥的。这样，你身上就没有余地来容纳个体的我，因为，正是对自我的信仰才导致了一条绳索将我们束缚的痛苦。但当一个圣人知道无我的道理后，这种束缚

的绳索就被砍断了。

“在那些相信假我的人中，有的说‘我’死后仍然存在，有的说它迟早会消失。这两个错误实在严重。如果说这个‘我’可以消失，那么它所努力获得的果实也要消失，因此世上就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难道这可以说是解脱吗？”

“如果说这个‘我’永垂不朽，那么在虚幻世界的生死轮回中一种既不生，也不死的物质——偏偏是这种自我。这一来整个宇宙只需一件东西就够了——我行我素，无需什么高尚、尊贵的行为，因为这种贪得无厌的我统管了一切，一切都已完成，又有什么可去争取的呢？”

“但当一个人了解到世上并无贪得无厌的‘我’，我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从中解脱出来，进入到一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世里他也会过着与此相同而又不尽相同的生活，就象嫩芽从种子中发育出来，但种子又不是嫩芽一样。因此，要记住，‘我’并不存在，在‘我’的虚幻下掩藏的才是真实的面貌。”

世尊向国王和他的臣民传播了佛法。他们听了以后都非常喜悦，知道了所有的恶果和无知都来自这种自私的“我”。国王从此变成一个居士。他一生中虔诚地遵守着教规，国王身边许多高贵的人和许多臣民也信了教。

佛陀还在欢乐的王舍城获得了两个最大的罗汉。一个叫舍利弗多罗，一个叫目捷连延。

佛陀十分高兴，他看到新收的弟子将会象众星捧月一样围在他的身边。

不久，佛陀在这里建立了扇搢，并亲自制定了第一部章

程。

从此，他的信徒与日俱增，不但一般的黎民百姓来到这里学法，就是摩揭陀王国中的许多豪门子弟也来向这位释迦的王子学习。弟子们听后都十分满意了。7天之后，高贵者和卑贱者仍源源不绝地到这里来听教。

在这云集听法的人们中，有许多人是想看一看有什么奇征异象，能使自己相信这佛法确有其事，但是佛陀并没有使他们如愿以偿。他不许自己的弟子们做出奇妙景象来炫耀。在这三界之中，除了无瑕纯净的佛法之妙，再无其它，但这是无知者所不及的。当这法发生作用时，无知者眼前就会出现所谓的奇迹。佛陀的确给弟子们讲述了这种佛力，因为在这些人的崇高意识中，时、空、欲的束缚都不复存在。如果将这些神秘的东西告诉那些无知者不但没有用途，而且也很危险，因为有的还会以此作为犯法手段。因此，佛陀告诉那些悟道者在不应该发言或动作的场合就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他也不强求他们办到这些，因为各自所处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强求也不可能使处在这一阶段的人凭空达到另一阶段所具有的高度。对于那些哪怕是对此法略知一二的人来说，时、空、欲的枷锁就已经破碎。随后，佛陀在祇园精舍休息时讲了如下一个故事：

“有一个忠心耿耿，高贵欢悦的信徒想再听一听佛法，一天晚上他就来到阿西拉弗底河畔，想乘船渡河。但正巧船夫也听佛法去了，河边没有渡船。于是，这个青年冥想着轻身术，踩着水面向河对岸走去。他的脚一点也不往水里陷，走在上面如履平地。但到了河心，他看到滚滚的波涛，欢乐立

刻消逝，脚也陷了下去。因为恐惧进入了他的灵魂，而恐惧就是欲界的枷锁。人们一旦套上了这个枷锁就会受到它的束缚。但他立刻冥想觉悟来加强他的心灵，这样脚又踩到水面上，过了河，来到祇园精舍。他恭恭敬敬地坐到了我的身边。我问他：‘弟子，你这一路上有没有一点累的感觉？缺过什么吃的东西吗？’那青年回答说：‘在我欢快的冥想中，我得到了帮助，于是我一点不沉地从水面上走过了河，一直来到祇园精舍，就好象走平地一样。’我说：‘前世也有过同样的情况。’我向他讲出了前世的情况，是因为考虑到把这种全知全能威力显示给无明者的时机已到。”

佛陀在王舍城传教的时候，他父亲首图驮那差人从迦毗罗给他捎来了信：“我的儿子，这里传来了关于你的伟大事业，以及你出生时预言的实现。但我不准备谈论这些，我应当亲自去听从你口中讲出来的真谛。可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说：在我死之前见一见儿子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应该呢？来看看我吧！”

佛陀得信后觉得没有一点迟疑的余地，还有谁比父亲更有召唤他的权力呢？于是，他和一些弟子做好徒步旅行的准备后，就面向迦毗罗方向出发了。

一路上，他思绪万千，昔日的回忆和情感涌上心头。但所有这些都是神祇的控制和指引下进行的，因此他并不象凡人那样冲动。

迦毗罗的居民从听说王子要回来那天起就天天盯着进城的道路，迫切希望能够在路上欢乐地迎接伟大王子的到来。

佛陀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迦毗罗，消息从离城最远的地方传起，就象接力赛似地很快到了城里，人们大声地叫着：“王子来了！王子来了！”

净饭王早有准备，此时已让城里的居民用鲜花、彩旗装饰起了街道，他沿着喜气洋洋的道路去迎接伟大的客人。他的大臣和贵族们也簇拥着一道前去。

他来到王子必经的路上，站在树荫下等候。他的上下左右到处都充满了欢乐气氛。

等着等着，净饭王看到一个身穿袈裟，裸露着肩膀的和尚沿路走来，后面还跟了两个人。和尚手里托着化缘的大钵，每走到一家门口，就停下来无声无息地把大钵递上去，不管施主给什么，都庄重地收下来，如果人家拒绝施舍，就不动声色地缓缓走向下一个门。

净饭王看到这种情景，羞耻之外又是爱怜又是气愤。他的胸中好似卷起了一阵旋风，搅得他心神不宁，于是用手扯住袍子的胸襟，对着悉达多大声叫喊着：“真给我丢脸，丢透了脸！我的儿子竟成了叫化子！我们的民族被你羞辱得无法抬头了！”

佛陀泰然自若地站在净饭王面前，恭敬地行礼后，扬起脸来望着父亲答道：“净饭王，这是我们民族的风俗。”

佛陀看着父亲那余怒未息痛苦悲伤的样子，又接着说道：“难道我不知道国王为昔日的事伤透了心？难道我不知道他因为儿子的出走而悲上加悲？但现在要让这种俗世的爱的锁链立刻松开，彻底摧毁！因为还有比这更高尚更伟大的爱。请国王接受做儿子的这种精神食粮吧，这是一种最美好，最奇

妙的礼品。”

于是佛陀拉着国王的手，两人一起向宫殿走去。这时净饭王的心象风暴之后的浪涛一样平息下来。到了宫中，佛陀用目光寻找耶输陀罗，但她没有出来迎接他，她现在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她心里想：“我不去。不能去。如果我在他的眼睛里还有一定位置的话，他自己会来找我的。”过了一会儿，佛陀起身去妻子的寝宫，两个大弟子陪伴着他，后面跟着净饭王。佛陀边走边嘱咐说：“和尚们，如果这个女人拥抱我的话，你们不要去阻拦，虽然这是不符合戒规的。”

他们走进公主的殿中。公主没戴面纱，穿一件和佛陀身上一模一样的粗布袈裟。她的头发如一片发亮的黑云，身上没有佩带任何珠宝、饰物。她正站在窗旁的阴影中，苍白得象一尊石雕的女神。

一看到王子，恩爱和痛苦交织在一起，就象卢鹼膩河水暴涨春潮那样滚滚涌上她的心头。她用怜悯的眼光看着她的主人，她感觉到他的心，曾经离自己是那么近，而现在又是那么远呵，使自己不敢靠前。而他正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用一种她所不能理解的眼神凝视着她，此时耶输陀罗心中的爱终于占了上风，她一下子冲上去，叭在地下，将自己的脸贴在佛陀的脚上，双手搂住那双脚凄楚地痛哭起来。

过了一些时候，她的头脑清醒了。她觉得王子的沉默使她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她起身站到一旁，低头不语。净饭王这时向佛陀叙述了公主的悲痛和苦行，这些年来她不睡床，不吃佳肴，每天只进一餐淡饭等等。王子听后，缓缓地说：“这位高尚的女人，罗厘罗的母亲。我能记起来她这种德

行是前世就有的，而且终有一天她也会愉快地回忆起来。女人，我的儿子的母亲，我所打开的道路对你也是敞开的。”

一直到他转身离去之前，他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耶输陀罗。

那天晚上，家乡人们都坐在卢醯腻河畔，听佛陀讲道。耶输陀罗头上罩着面纱也杂在其中，这样谁也不会看到她的眼睛。听着听着，虚幻从耶输陀罗身上消失，她看到了无为法，看到了色界，看到了美，不实的时间概念也从她身上离去。她身上原来那种令人窒息的“我”已被摧毁，她现在得到了解脱，佛法照亮了她的心灵。

净饭王和王后波阇波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如此。

到了第二天，耶输陀罗召来她的儿子罗厘罗，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把他打扮得象星星一样闪亮动人。她亲着儿子的脸蛋对他说：“亲爱的，去找你的父亲，向他要你的继承权。”

她把孩子领到窗口，用手指着正在花园散步的悉达多，“就是那个和尚。你看他穿着袈裟，脸庞象初升的太阳那样光艳动人。他就是你的父亲。他的财富无穷无尽，多得不能用言语表达。去吧，儿子，去向他索取你所需要的一切。”

孩子充满了好奇心，来到花园，飞快地跑过去，一把抓住佛陀的袍子，说道：“我的父亲，在你的身旁我多么高兴。这真是我最愉快的一天！”

他看到自己的父亲这样庄重，这样高尚，眼睛里噙满了欢乐的泪水。佛陀有意要试验试验孩子，就一声不响地走到尼拘陀树丛。孩子还是跟着不放，恳求父亲给他继承权。

这时，佛陀微笑着对大弟子舍利弗多罗说：“和尚，你看

如何？尘世间的财富终有毁灭，我是不是应该让他继承这最伟大的事业？我们收他做弟子吧？”

于是罗厘罗被收作弟子。耶输陀罗的心里无限喜悦。从此孩子也走上了出家修行的道路。

悉达多别了欢乐平静的家乡，并把无限的满意留在耶输陀罗的心里。他来到拉婆提河上的舍卫城。那里一个叫宾低的富商把一个叫祇园精舍的丛林和一个寺院奉献给佛陀传教。于是，悉达多每当雨期来到时，就在这里居住，他的许多说教都是在祇园精舍进行的。

佛陀每天他黎明即起，弟子将水打来供他沐浴后，就独自打坐。到了该出门化缘的时候，他就穿上上衣，带好围腰，披上袍子，托着他的大钵，到村子里或镇子上去沿门乞讨。这项活动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则同另外一些和尚一道前往，这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来自名门望族。佛陀经过的路上，轻柔的微风为他引路，云朵将雨撒下，把空气中的灰尘都荡涤得无影无踪。他落脚的每一处地方，都是道路平坦，风景宜人，花朵怒发。那些见到佛陀的人都觉得好象有一道光轮环绕着他。

时间长了，人们就可以根据某种迹象判断出是什么人到这里来了。

每次佛陀到村镇化缘的时候，人们总是穿上最好的服装，扑上香粉，戴上鲜花，拿着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施舍物，来到街上。他们向佛陀行礼后就恳求他：“尊敬的先生，让我们供养 10 个和尚吧！”另一些人说：“让我们供养 20 个和尚吧！”富有的人则说：“让我们供养 100 个和尚吧。”

但是最幸运的还要算是直接从佛陀手中接过钵来，往里

倒满食物的人。

佛陀吃过饭后，就开始考虑不同的听众所需要讲述的不同内容，以使他们在不同程序上都能接触到智果。其后，他就回到安静的寺院中。回来后，他先到一个荫凉的亭子里，坐在一个早已铺开的精制的垫子上，等待和尚们一个一个地吃完饭。然后他走进自己的寝室，泡泡脚，洗去旅途的灰尘。

接着，佛陀就向僧伽们训话：“和尚们，为了你们的解脱，努力吧！世界上能见到一个佛陀，并从他那里听到佛法的传授这不是常有的事。如果一个动物都能够遵守其中戒规的话，那么一个人应该做得更多更好。”

这时，有些和尚会向佛陀询问关于冥想的作业。佛陀便按照每个人的不同性格给他们分配最适合的方式。大家都向佛陀鞠躬后，就散开到各自习惯的地方去度过这一天。一些人走入森林，一些坐到附近的树下，便在冥想中进入了天国。

此时佛陀回到自己的卧室，向右侧躺下休息一会儿，但并不睡着，而是象狮子一样，注意着外界所发生的一切。休息过来以后，他就起身用目光先扫视世界，看一看哪一个人现在需要他的帮助。

这件事做完之后，他化缘的那个村镇附近的居民就集结到一起听佛陀说法。佛陀威严地走进小小的讲演厅，在佛垫上坐下，开始面对这些洗耳恭听的人们宣讲自己的教义。

最后这些人行礼离去，佛陀按习惯洗洗身体，穿上衣服，带上围腰，将袍子披到右肩上，回到自己的寝室苦思冥想。此后的时间他都用来接见从四面八方云集此地的和尚。他们向佛陀提出问题，寻求指教，或者请求他作演说，佛陀每次都

是有求必应。这样延续到一更。二更时分，他与宇宙中的神祇亲密交谈。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

他通常把末更划成三个部分。由于久坐而感到疲倦，他头一部分时间是来回踱步思考问题。第二部分他走进寝室休息。到了第三段时间，他就用金钢石一样清晰而锐利的视线扫视世界，寻找那些需要交谈的人，进行对话。这就是佛陀所度过的一天。这就是达到六度彼岸后的生活方式。

在祇园精舍，佛陀掌握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禅定）、般若（智慧）这六度的生活方式，也掌握了爱。佛陀的教诲使许多信男信女得到了阿罗汉果，成了悟道的圣人。他们所看到的不再是虚幻世界中的假象，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还编了庆贺获得果位的歌曲，歌词大意是，如果把“障”从一个人身上移去，他就会象还清债务，或开释出狱，或解除奴役那样自由舒畅。

当一个人去除了自欺、懒堕、气怒、仇恨、不满这五障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无拘无束、安然无恙、欢喜愉快的人。这种愉快使他浑身清爽舒服，他的心会永远保持寂静。他们的“果位之歌”是：

我们生活在福海，我们
不恨那些恨我们的人；
我们生活在那些有深仇大恨的人们中，
因为我们没有仇恨。

我们生活在福海，我们
是疾病群中的健康人；

在疲倦潦倒的人们中，
我们依然愉快。

我们生活在福海，
在那些牵肠挂肚的操心人中，
我们没有忧烦；
在那些寻求免除折磨的人中，
我们平静。

我们生活在福海，
我们已消除业障，
我们享受着欢乐，
就像闪光的神灵。

那么这些闪光的神灵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就是那些在人间德行昭著，功绩显赫，世世代代统治，以至最后的力量消耗殆尽而升入天国的人们。他们不懂得涅槃，也不知道假我的肢解，他们往往以追求天堂作为对自己的奖赏，最后就到天国去生活了。天国的生活虽然可以保持良久，但是他们积下的功德总有耗尽的一天，于是他们又被投生到俗世，学习克服欲念，即便是对天国的欲念。直到他们知道了造成追求这些东西的贪得无厌的“我”根本不存在，从而走上八圣道，进入最高的般若境界，达到涅槃，才算真正地解脱。因为只有涅槃之境才能明了天堂、地府不过是一幅图画，一种假象，并非实际存在——达到这一果位的人，才会高居于人类和神祇之上。这才是真正的悟道。

这就是无明已逝，智慧完善的结果。在这个位置上看到的是清晰的事物真象，是永恒的东西。

当圣人通过真诚的努力，赶走虚妄之心，一级级地登上般若的最高峰时，就可以无拘无束，像一个登上绝顶冷，眼观看山下景象的人那样，可以观望虚幻的世界，观望疲惫、憔悴的芸芸众生。

一个人的欲望是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什么，不管是有始有终的天堂，还是永恒常驻的涅槃，都是如此。这时，北天竺境内老老少少，各个种姓的人都开始来听佛陀说法。佛陀愉快、礼貌地接待每一个人。他说：“血和泪中没有种姓之别。”这些人把自己的苦衷和问题都向佛陀倾倒出来。他们看到伟大的王子身边簇拥着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青年，这些青年都甩掉了虚幻世界的所有障碍而遵守着真谛度日，起初感到十分奇怪。但是当他们自己也看到了光明之后，就恍然大悟，因为在一个人面前闪烁着与日月同辉的王冠宝石时，谁还会去欣赏阳光下熠熠发光的碎玻璃片呢？

舍厘地方住着一个美丽的妓女，名叫阿未罗。她的美貌仿若大海上升起的室利神。当她听说伟大的佛陀到舍厘来说法时，就自动把自己在城外的芒果园交给佛陀使用，这样，佛陀可以在那安适的树荫下以及她取乐的亭子里休息。她金银财宝无所不有，阔气得很，她生活得像一个美丽尊严的公主。但是她本人并不想去见佛陀，因为她不想放弃那种随心所欲的快乐生活，她的生活就像花蕊吸引着蜜蜂一样使她无法振翅高飞。但是，这个妓女，在佛陀的感谕下，过上了贞洁的生活，并且乐善好施。她的慧心不断增强，最后成了一个悟

道的圣人，一个伟大的罗汉，并进入了涅槃之境。这好像荷花不生在干土，而扎根于湿漉漉的淤泥中一样，虽然阿未罗情欲旺盛，淫荡不羁，罪恶昭彰，但她还是获得了果位。

还有一个叫毗舍法的女人，她身享荣华富贵，心却向往佛陀的慧与法。她的父亲势密陀罗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她自幼生活在父亲的深宅大院里，是个十分标致的姑娘。一天，一个婆罗门受财政大臣弥迦罗的委托，站他给儿子找一个配偶。他来到这里正好看到毗舍和另一些高大门大户的女孩子到村里去游玩。

那些女子一个个十分放荡轻浮，她们来回奔跑，跳跃，一边旋转一边唱歌。但是毗舍下水时只是一点一点地撩起衣服，上来时又小心蹒，翼翼地一点一点放下，动作十分收敛拘谨。玩够了，佣人把食物端来，那些女子都是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只将剩下的一点残羹剩饭施给仆人。但毗舍梵却是先把食物分给侍从，然后自己才文雅地用餐。

这个婆罗门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女孩子们回来了，她们一见路上有水，就脱下鞋趟过去。而毗舍梵却仍然在阳光下站着。

这时婆罗门走上去，惊讶地向毗舍梵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毗舍梵看到来人是个相貌非凡的圣贤就彬彬有礼，带着敬重的口吻回答了他的问题。婆罗门说：“可爱的姑娘，你是谁的女儿？”“先生，我是势密陀罗的女儿。”

“可爱的姑娘，恕我冒昧问你几个问题。当那些姑娘欢蹦乱跳，旋即转去，作出那么多不体面的动作时，你却一声不响只是看看。可爱的姑娘，这是为什么呢？”

“尊敬的先生，每个女孩都是父母的商品。如果我要跳来转去伤害自己的话，我的父母就会生我的气，因为那样谁也不会向我求爱了。”

“好极了，可爱的姑娘。我明白这个道理。在下水的时候，你的伙伴们都脱得一丝不挂，你却很谨慎地穿衣下去，又是为什么？”

“哎呀，大叔，黄花女儿都应该知道羞耻。叫人家看见赤裸着身体是不体面的。”

“可爱的姑娘，这儿没人看哪！”

“大叔，您都看到了。”

“好得很，可爱的姑娘。那些人用餐时都不顾自己的仆人，而你却照顾仆人，这是为什么？”

“大叔，我的理由是：我们的生活舒适，餐餐如宴，而他们却是饱受辛苦艰难。”

“可爱的姑娘，树林里有那么多蔽荫处，而你却站在阳光照射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大叔，鸟儿会往下拉屎，猴子会调皮取闹，往下扔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树叶，树杈也会落下来砸到头上。站在空地上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在树荫下却往往避免不了。”

婆罗门看到姑娘这么知情达理，非常高兴。后来，他找到姑娘的父母，请求把毗舍犍嫁给迦罗的儿子。他说：“这个姑娘将成为一个商尚的妻子，伟大的夫人。因为她聪明、知‘法’，又总是考虑着别人。把她许给弥迦罗的儿子吧！”

父亲同意了。他们把姑娘送到未婚夫所住的萨婆提城。毗舍犍是个信费陀的人，但是她的公公弥迦罗、她的丈夫以及

那一家都不信佛陀。她所以能被弥伽罗一家看中，是因她具备五美：鬓发美、肉体美、骨骼美、皮肤美、青春美，而这五美她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进一步解释：鬓发美，就是头发要生得如同孔雀尾巴，一直拖到长衫的下端，然后微微上卷，肉体美，就是嘴唇要生得象红艳艳的葫芦。骨骼美，就是朱唇微启里，两排皓齿要如同碎玉般的整齐透明放着光彩。皮肤美，就是不涂脂粉，也要象莲藕一样细腻光滑，象伽尼树的花朵一样洁白。青春美，就是生育多次还能葆其青春的妩媚、新鲜和欢乐。而毗舍憍不但五美不缺，还多一样。她的嗓音圆润、如同银铃朗朗。离家之前，父亲还特意送她一个光艳照人的宝石面装着一只用红金翎羽扎成的孔雀，孔雀的嘴用珊瑚镶着，眼睛、脖颈和尾羽都是宝石嵌成。戴在毗舍憍的头上，真是优美和谐，栩栩如生。

她来到新居，安顿下来后，发现公公弥伽罗是个裸行僧的崇拜者，十分轻蔑佛陀的教法。这使她很不安。那些苦行僧们对弥伽罗说：“户主，你给家里领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厄运婆，一个乔答摩的信徒。赶快撵她走。”

“这可不容易！”弥伽罗想，“她出身名门望族，但是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管教她。”一天，弥伽罗正端起金碗，吃他香甜的奶饭，毗舍憍站在他的面前，孝顺地给他掖着风。这时，一个托钵僧手里拿着大钵前来乞讨，但弥伽罗故意装作没有看见，继续低头吃自己的饭。

“倒下一家去，尊敬的先生！”毗舍憍彬彬有礼地说。“我爸爸吃的是馊食，您可能不会喜欢吃的。”

她刚说完，弥伽罗一下跳起来大叫道：“把饭给我端走，把这丫头给我撵出去！好呀，我猜你这个婊子给我吃馊食，而且是在这样的节日里！”

“爸爸！”毗舍梵平静地反驳说，“叫我离开这个家可没那么容易，我不是在河边洗澡时随手携来的妓女，而是一个贵夫人。我的父亲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我走的时候，他曾命令这个镇子里的八个居士准备调查你将会对我作出的指控。把他们召来吧。”弥伽罗欣然同意。他很清楚这些人对她这种非礼行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

一会儿，那八个睿智的人应召而到。他们神情严肃地听弥伽罗把事情讲了一遍。其中有个最年长的居士问毗舍梵：“可爱的姑娘，事情是象他说的那样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当公公冷荡那个和尚时，我说了他在吃馊食，我的意思是在无谓地消耗掉前世所积下的功德，而不是再积新的德行。您看这又有什么不对的？”

“没有，可爱的姑娘。我们的女儿说话很公正。您为什么要对她发火呢，先生？”

“先生们，就算是这些没错。但她来这儿之前，她母亲跟她讲了不可告人的十条箴训，我十分讨厌那些东西。其中头一条是，‘门里的火不许拿到门外去’。你们都知道，把火拿给邻居是友好的习俗。”

“可爱的姑娘，事情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吗？”

“亲爱的先生们，那意思是：“如果你发现新家有什么缺点，不要讲到外面去。因为最可怕的火莫过于此了”。难道这是我的过失吗？”

弥伽罗羞得满脸绯红，说道：“先生们，这点我也认了。但是她母亲还这样跟她说：

“屋外的火不要拿到屋里去”。如果我们这里的火用完，接受别人的火也是习俗。因此，这规矩也是不合适的。”

那些居士们坐成一排互相商量后年长的一个说：“可爱的姑娘，事情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吗？”

“不是，亲爱的先生们。那意思是‘如果外人说这个家里的坏话，不要向家里重复。’因为再没有比那持较口舌更能引起上火的事了。”

“好极了，可爱的姑娘，还有别的吗？”

“母亲还告诉我说：‘施给施者，也施给不施者’。意思是‘对那些穷苦的亲戚朋友要大方，不管他们是否能偿还您的恩惠。’还有：‘愉快地坐’。意思是‘当你看到公公婆婆或是丈夫前必须先服待他们’。‘愉快地吃’，意思是‘你在吃饭以前必须先服待他们’。‘服待火’，意思是‘这三者必须看成像火焰或蟒蛇一样美丽’。‘尊重家神’，意思是‘这三者是你的神’。‘愉快在睡’，意思是‘不把你该做的事都做完不要自己躺下睡觉’。亲爱的先生们，所有这些规定我都遵守了，难道不对吗？”弥伽罗神情沮丧地坐在那里，那八个人对他说：“财政大臣，我们的女儿在这些问题上都清白无辜。她还有什么别的罪吗？”

弥伽罗说：“没、没有了。”

可是毗舍犍义愤填膺地站起来说：“亲爱的先生们，他把我打发走是不体面的。但是在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我就非走不可了。”

说完她命令自己的车辆和奴隶准备出发。但是弥伽罗一半出于畏惧，一半出于羞愧，苦苦哀求她留下来。当遭到拒绝后，他又加倍地哀求，并且诚恳地请她宽恕。毗舍𤑔说：“亲爱的爸爸，凡是我能宽恕的，我都欣然不悔地宽恕了。但是我出生的家庭是信仰世尊的佛法的，我是他们的女儿。如果允许我参加佛教集会的话，我就留下，否则还是让我走吧。”

弥伽罗答曰：“亲爱的姑娘，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去参加。”

后来，弥伽罗也跟着毗舍𤑔一起去听世尊说法了。可是他去之前还是将信将疑，心里有几分不快。对弥伽罗来说，就象所有一开始去听佛法的人一样，总觉得佛陀的目光老是盯着自己，佛陀的话语也好像是仅仅对着自己说的。听着听着，佛陀的教义占据了他的心灵，并从中得到了真谛，从此也决定了自己对佛陀的信仰。他说：“这些的确对我有益，我的儿媳来到这个家里确实是个吉大利。”

他回到家，用手触摸着毗舍𤑔的乳房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母亲。”就这样，他把家中最尊贵的地位让给了毗舍𤑔。他令人为她做了非常珍贵的服肇，并当着佛陀的面交给了她。

毗舍𤑔除了施舍赈济，还做了许多积功德的善事。天上的月亮盈亏不断，周而复始，毗舍𤑔已经是儿女满堂。她生了十个儿子，十个女儿，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岁，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发。她和儿孙们一起去寺院时，人们都问：“哪一位是伟大的毗舍𤑔？”

得到的回答是：“那个步伐轻盈的老太太。”那些看到过她日常起居的人总是说：“我真希望多看她几眼，咱们的老夫人干什么都显得那么健康。”

因为她不管干什么，都仍然保持着自己青春时的那种姿态和活力。

她的慈善行为更是极为感人，她甚至把公公赠给她的那宝贵服饰也施舍给了穷人，然后又用价值连城的财宝它赎回。此外，她援救病人，建造寺院，都不异惜工本。总之，若要一一讲出她所积下的功德，那是不可能的事。

佛陀在谈到她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和尚们，正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花环匠，得到无数的鲜花之后，就会不停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花环那样，毗舍婆的心也总是思考着用各式各样的善行，来编织人间最美好的花环。”

这就是那们伟大尊贵的女人毗舍婆的历史。后来她也被认为是公众的伟大母亲。

与此同时，用自己的高贵乳汁哺育佛陀长大成人的王后波阇波提和王族中许多妇女给佛陀捎信说：“家庭的生活处处是‘障’，而出家求道的流浪生活则是无忧无虑。愿佛陀允许她们也遵照佛陀修行方法去享受一下这流浪生活所赋予的平静。”但是悉达多没有答复。女人们再次捎信恳求他，仍然没有答复。后来，王后波阇波提亲自来找佛陀，含着眼泪请他接受她们的心愿。佛陀说：“够了，够了，不要做这样的请求。”

波阇波提只好哭泣着恭恭敬敬地离去了。

佛陀游说各地后，又来到舍厘，住在塔厅。这时波阇波提就剪断头发，披上袈裟，领着一些释迦部落的妇女，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长途跋涉来到舍厘。她们站在塔厅的门廊里，一个个悲悲凄凄地抽噎，敬候佛陀的光临。

阿难陀听完女人的陈述后，去见佛陀。此时佛陀在堂中正襟危坐，两眼平静地注视着窗外尼拘罗树的浓荫。阿难陀怀着崇敬的心情缓缓地来到佛陀身边坐下，等佛陀把平静的眼神转到自己这里，然后说道：“尊敬的先生，王后波梵波提正站在门外的走廊里。她肿着双脚，又哭得那么伤心。我求求您就答应她们的请求吧！”但是，尽管阿难陀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佛陀还是一口回绝。他实在太可怜这些女人了，面对她们希望的破灭实在于心不忍。于是阿难陀灵机一动，接着说：“佛陀，如果女人过上流浪生活，她们能够达到再降生一次的目的吗？她们从悲伤中解脱出来能够得到果位吗？”

佛陀回答说：“这是可能的。”阿难陀又喜形于色地说：“那么我乞求佛陀考虑一下王后对我们的事业给予了多大的恩惠。她是佛陀的姨妈，也是养母。我再次乞求佛陀接受她们的愿望，如果这样能够解脱她们痛苦的话，难道就不应该答应吗？”

佛陀说：“我已不好再回绝了。如果她们能够接受除教规以外的八条严格训戒的话，就可以考虑她们过流浪生活的问题，接着佛陀讲授了这八条令人难以接受的训戒，其中心思想是：把最高的尼姑列在僧团中最年轻、最低等的人之下。阿难陀听完之后，向王后一一作了转达。王后和那些倦怠的女人们全部接受，她们的苦恼就象被风吹散的乌云那样一下子便消失了。这时王后代表那些伤感的女人们说：“尊敬的阿难陀，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象一个年轻、漂亮、温柔的女子得到一只馥郁的茉莉花花环一样高兴。尊敬的阿难陀，我们一定遵守八条训戒，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决不违背。”

照佛陀的说法，这就算女人们的入教仪式了。阿难陀回到佛陀身边，一五一十地把女人们欢乐的样子讲了出来。佛陀思虑片刻，然后说道：“阿难陀，按照我的修行方法，如果女人们不过流浪生活，此信仰能在这个国度延续千年之久。但是现在看来这种修行和信仰都不会持续太长了。因为我给她们立下了这八条严格的规矩，就象建造了水坝为的是把水关住，但是女人们接受了这个规矩，就说明水并没有被关住，所以这个信仰就不会持久了。”

事实果真如此，这个信仰没能在天竺国流传下来，转而传播到亚洲其他各国去了。

有一天，一个叫弗伽乔陀的流浪僧来见佛陀，寒暄后便坐在佛陀身边问道：“你给我解释一个问题好吗？尊敬的佛陀。人中有没有自我？”

佛陀默默不语。弗伽乔陀问了一遍又一遍。佛陀仍不作声。过了一阵他就起身离去了。

但阿难陀走过来问佛陀：“先生，您为什么不回答流浪僧弗伽乔陀的问题呢？”

佛陀微笑着对阿难陀说：“阿难陀，如果我对他提的问题答‘有’，那么这就会苟同于那些相信意识和现象所构成的假我会永远存在；如果我答‘没有’，又会苟同那些宣称死后是彻底灭绝，不留任何痕迹的人的意见。这两种宗派，还有弗伽乔陀本人都分不出他问的那个‘我’与真正的‘我’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后者是永恒的，无法理解的；而‘假我’则有始有终，黎明一至就会烟消云散。由于弗伽乔陀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智域，我不沉默又该怎么办呢？”

阿难陀用手捂住嘴退了下去，尽管他充满了爱心，也还没有能够完全悟出外部现象的虚假性，在这一点上他还不能理解自己所爱的人。

有一个叫耶摩伽的和尚听了佛法之后，认为革除一切恶习的人，在躯体消散后将全部灭绝，一点痕迹也不复存在。他的同参们劝他抛弃这异端邪说，可是他执意不肯接受。于是，他们去请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多罗长者教诲他。指明他是因为在无明中才上了异端邪说的当。

一天，佛陀坐在灵山冥思，突然有一闪光的天神来到他的脚下，在那里放上了一朵金色的花，并请求悉达多说几句话，讲出涅槃的秘密。悉达多将花收下，拿到手中，非常平静地坐在那里，却一声不吭。周围的人不明白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摄摩腾不声不响地微笑了。佛陀轻轻地说：“我的心中藏着佛法，也就是关于涅槃的那些奇妙的知识，我已用无言的形式传给了摄摩腾，他又以无言的形式接受并理解了它。”

这种直觉就是靠以心传心的办法来完成的。

佛陀还向他讲了苦、集、灭、道这四真谛。婆罗门婆私咤坐在佛陀身边，聆听着，他立刻忘记了自己所有的财富，掌握了“般若”这个光明的使者。这时，他看清了虚幻背后的真实情景，看到周围的宇宙公正坦荡，于是他的心就像新郎与新娘的结合那样和这宇宙融成了一体。由于眼前光明代替了黑暗，婆私咤说：“佛陀，您嘴里说出的一词一句都登峰造极，绝妙非常！您所传授的真谛，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把眼前的一切照得清清楚楚。从今以后，我乞求佛陀的保佑，笃

信真谛，敬重僧伽，愿佛陀收下我吧！”

佛陀回答说：“和尚，来吧。你已经挣破了锁链，痛苦已在你的身上消失。”佛陀自此将他收作僧伽。

据说，佛陀在祇园精舍居住的时候，在一个深夜，有一个闪光的神灵来到这里，向佛陀鞠躬后说：“佛陀，在您 12 年的说法过程中，闪光的神灵一直渴求达到涅槃园寂的神圣道路，不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第五章 普渡众生

一天佛陀和他的弟子们来到一条河边，他看到牧民达尼亚正在耕种自己的土地。达尼亚是一位相信财富作用的有钱人，但性情直爽，与人亲善，这一点正是佛陀所喜欢的。佛陀来到这里歇脚时，心里忽然想起件什么事，微微地笑着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无数的牲畜和一望无际的牧场，这个财富的主人一定是心满意足的。”

达尼亚看见了佛陀，便带着一种骄傲的神情走上前去，说：“我已经煮好了饭，挤完了奶。我住在摩河之畔，我的房子有顶，火中有柴，老天呵，你要下雨，就下吧！”

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财富是抵御一切灾害的保障。

佛陀接过话头说：“我不会愤怒，也不固执。我要在摩河之畔过一个夜晚，我的房子没有顶，也没有情欲的火焰。因此，老天呵，如果你要下雨，就下吧！”说完，佛陀又笑了。

说话间，一阵滂沱大雨骤然而来，这时，达尼亚眼光顿觉明亮，他已看到解脱了的灵魂和那空空的两手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于是，这位牧民跪倒在佛陀的脚下说道：“自从我听说佛陀以来，真是福星高照，事事吉祥。我愿佛陀保佑。”

佛陀接受了他的请求，说：“谁拥有奶牛，谁要为奶牛操心。但是从这些事情中解脱出来的人没有任何事值得挂虑。”

这样，达尼亚也进入了涅槃之道。宣誓之后，成了居士。

再说耶输陀罗，自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后，在掌握般若方面大有起色。她日夜冥思，获得的知识已经超群脱俗。随着时光的流逝，净饭王的财富都转到了她的手里。她总是用这些财富行善积德，不作一丝一毫伤天害理的事情。后来她徒步五百哩来到了佛陀传教的地方，守在佛陀的身边，聆听佛陀的教诲。有时也派人回去打听一下她的儿子罗厘罗和尚的身体健康状况。

一天，她忆起许多朋友为了谋求涅槃，都到佛陀那里去领受过教诲，她想：“主人与我是同日而生。按照一般规矩，我应该与佛陀在同一天进入圆寂。但是我实在不敢，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巨大的荣耀。我在这虚幻之世已度过了 78 个春秋，再有两年，佛陀就要进入那个不可言喻的境界。因此，我必须请求他答应我走到他的前面，就象卑残者应死于高贵者之前一样。”

想到这里，耶输陀罗在随从的陪伴下来到毗诃罗寺。此时，佛陀正和一群弟子坐在一起交谈。耶输陀罗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要求佛陀宽恕她可能犯下的罪孽。

佛陀说：“你是妇女中贞德的楷模。但是自从你接受佛光以来，并没作出什么不凡之举，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你身上的‘力’，不了解你到底是不是罗汉。这里的一群都是不知道‘力’的人，请你讲给他们听听。”

谦恭的耶输陀罗怀疑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女人怎么好向别人显示自己的人格美呢？但是在佛陀的鼓励下，她凭借着超越时间的悟力，一一追述了自己前世里所有神秘、惊人的

事情。就象一个即将达到顶峰的旅行者，回首遥望坎坷的来路一样。她感慨地回顾着自己刚刚挣脱的险境。在座的人都被她那悦耳的嗓音及阐述的轶事迷住了。她的话刚刚结束，忽然周围的空气将她轻盈地托起，人们眼前呈现出一幅奇妙的景象。耶输陀罗腾空跪向佛陀，赞颂着他的功绩。

这一切结束之后，耶输陀罗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在那一天夜晚，她终于到达了涅槃的彼岸，进入了圆寂之境。

一天，佛陀穿着袍子，托着大钵到萨婆底城去化缘。他的儿子罗厘罗也步步相随。佛陀回转身来说道：“和尚，不管人披着什么外形，都必须用般若观察，要理解成——‘这不是我的，它不是我。这不是真我’。”

罗厘罗得到佛陀的授法后，将他的钵放到一边，坐在一棵大树下冥想佛陀说过的话。到了晚上，他结束了自己的冥思，找到佛陀，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又恭恭敬敬地坐在佛陀身边，乞求佛陀讲授冥思、修行的规矩。于是佛陀给他阐述了全部的修行过程，甚至连如何呼吸才能使虚幻的感官失去知觉，从而打开真正的慧眼的方法都一一说到。罗厘罗得到这种神圣奥妙的启示后，十分高兴愉快。

佛陀不停地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当雨季到来时，他在教会的支持者提供的寺院中停下脚来，带着自己的徒弟讲授如何打碎枷锁的问题。

这些枷锁包括：自我虚幻、怀疑、肉欲、恶意、追求、骄傲、自以为是，最后是极其可怕的枷锁——无明这个万恶之源。

佛陀走到哪里，那里监狱的铁门就被打开，枷锁就坠落

在地，人们就从黑暗走向光明。因为他们慕求着尽善尽美，按照佛陀所说的，这些人从生下来就已经秉承了这种因素。如果他们现在不能获得，那么这播下的种子来世也会伸出有力的臂膀，开出绚丽的花朵。

人们相信佛陀的说教，尽管有些人还是摇摇晃晃地试着走这条路，但更多的人都在昂首迅跑。

佛陀并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也不危言耸听地吓唬他们。佛陀只是坚定不移地指出应走的道路，高兴地看着人们循它前进。就象太阳将光芒撒向四方一样，它能够照亮人们，却不是强制人们去接受它。

他也不倡导以苦难为由去促使人们探讨修行的方法。人们若在般若之光下高高兴兴地奔向目标，那他们就不会在痛苦的雾霭中徘徊。因为悟到痛苦，也就免除了痛苦。因此佛陀把悟解痛苦列为信徒们入门的第一需要。

有一次，佛陀在阿罗非的土地上住留。他在林中一个用树枝搭成的床上休息，那地方正好是牛群通过的地方。阿罗非穿过树林看到佛陀正沉浸在冥思苦索中。于是他走过去恭敬地打了招呼，然后坐在佛陀身边说道：“法师，您生活得愉快吗？”佛陀回答说：“是这样的，年轻人。在那些愉快生活的人们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有的时候，一些博学的婆罗门，来到这里趾高气扬地和佛陀辩论。他们总是带着傲慢和自负，谈古论今，激烈陈词，其目的不是探求真谛，而是显示一下自己渊博的学识。这就如浑浊的河水在拍打坚硬的岩石，佛陀静静地坐在那里适时地回答每一个问题，阐述着其中蕴含的各种道理。

佛陀每到一处，就把箴训象鲜花一样一点一点地撒到那里，就连孩子们记起来也不觉困难，而且每一句话都能使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有一次和尚们正安然地坐在太阳的余晕下攀谈，大弟子舍利弗多罗说：“我不渴求生，也不希望死。我在这里意识清楚，沉思以待自己的时刻到来，就象仆人等待他的薪饷。”

弟子、信徒们就是这样矢志不渝地按照佛法修行。他们并不苦其体肤，而是让自己的心不被诱惑，这才是真正的苦行术。

佛陀说过：“我教的苦行术，是要他们将心中的一切邪恶焚烬。依从此法修行的苦行僧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施舍，接受那香喷喷的米饭或别的食物。”

这样，生活静静地、明亮地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就象夏日黎明时分挂满露珠的草坪，变幻着一层层色彩。苍老的佛陀仍然不知疲倦地长途跋涉，宣传着自己的教义，他的种子就象被高飞的鸟儿携带着播撒向遥远的大地。尽管许多地方从未有幸接送佛陀赐福的双足，但这些种子却在那里生根开花，长成了繁茂茁壮的参天大树。

在佛陀往返说教的日子里，人们常对他的弟子说：“不要让世尊疲劳过度，我们怎么好因为自己幸福而让世界丧失光明呢？”

弟子们回答说：“佛陀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他所以这样做正说明十分必要。

但是阿难陀的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他看到世尊的步伐越来越迟缓，每一次旅行都比前一次更为艰难。于是充满了

忧伤的阿难陀总是小心翼翼地关照着佛陀，形影不离地跟随在他的身边。

佛陀经过罗利弗多罗，来到了恒河之畔。此时，正值河水暴涨，波涛滚滚，溢满河床。信徒们正忙着寻找渡船和筏子，准备渡河。但是佛陀忽然在此岸消失，信徒们正不知该怎么办，霎时间只见自己和佛陀已经站在了彼岸。为此事佛陀作了一首诗说：

“穿渡汹涌大海的人，
脚下要有坚实的道路。
蒙昧者还在骗他们的筏子，
圣人却如此平安地过渡。”

他们继续赶路，来到了捺地迦村。佛陀在一间瓦舍歇脚过夜，阿难陀也来到这里侍奉佛陀。他刚才从村里听说这儿的好几名虔诚追随他们的信男信女已经死去，就向佛陀询问这些人命运如何。

佛陀无遗漏地把死者的名字一一说出后，接着回答说：“在这些男人、女人中间，那些获得最高知识的人不再降生到人世，他们已经得到了最后的解脱。而另一些则还要降生，因为他们只能在来世结束自己的痛苦得到解脱。”

佛陀在捺地迦对人们说：“你们会得到崇高的果位。诚挚的冥想加上诚挚的行动，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诚挚的冥想加上高超的智力，会带来巨大的果位。将心灵集中于精神上的修行，会使你们从声色犬马中解脱出来，摆脱假我的控制，这样你们就不再处于虚幻和无明。”

佛陀和弟子们又来到舍厘，从那里又赶往贝卢弗。佛陀

在贝卢弗村里歇息时，对和尚们说道：“托钵僧们，你们要在舍厘附近找个歇脚处度过雨季，要互相照料，我的雨季将在贝卢弗度过。”

在贝卢弗的雨季里，佛陀染上了疾病。他觉得有一种钻心的疼痛，好像立刻就会死去。但是他十分谨慎地抑制着自己，忍住痛苦，一点也不让它流露出来。他想：“不向弟子们讲一番话，不向僧团告别就死去是不合适的。我要振作起来，克制疾病，保持住生命。”

身体恢复以后，他走出寺院，坐在一个为他铺好的垫子上。尊敬的阿难陀来到佛陀身边，恭恭敬敬地说：“佛陀，每当我见到您忍受着疾病痛苦的折磨时，我的全身就瘫软无力，但是我一想到佛陀不给僧团留下一些箴训是不会逝世的，心里就感到一丝宽慰。”

“阿难陀，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僧团期待我留下什么箴训吗？我认为：僧团并不是非得我去领导，也不必一切都指望我。阿难陀，我现在已经年迈力衰，老态龙钟，旅途就要结束了。我已经 80 岁，生命即将期满。一个破烂不堪的车子，再让它走就必须花费许多气力。如来的身体也是这样，现在已经难于继续维持下去。只有他不再参与外部活动，如来的躯体才能感到舒适。”

佛陀说完，阿难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揣摸着佛陀的预示。停顿良久，佛陀又说：“因此，阿难陀，你要自己成为自己的明灯，不要幻想借助于他人。坚持真谛，以它引路。除了自己，不要去寻求他人的庇护。我死以后，不管是谁，只要他这样做了，那么他就会像我的托钵僧们一样到达最高的

境界。”

第二天一清早，佛陀又披上长袍，拿起大钵，到舍厘去化缘了。回来后，他坐在为他预备好的垫子上，吃完了讨来的米饭，然后说道：“阿难陀，把垫子敛起来——我今天要在迦毗罗开地耶度过。”

他们到了那里之后，阿难陀把垫子铺开，让佛陀坐在上面，他自己恭恭敬敬地守在佛陀身旁。佛陀开口说：“阿难陀，不管是谁，只要他专心修行，一定能达到获得力的四条道路的最高点，从而他就超越了肉体的束缚。如果他又把这力用到行善上，那么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在世上多活一些时候，或是活完他应该活到的年龄。现在佛陀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力，因此可以再多活一段时间，或是活到应该活到的年龄。”

虽然这个启示是佛陀亲口说出的，但阿难陀仍旧迷惑不解，不过他也不说“佛陀大恩大德，永远活下去吧！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活下去，愿您可怜这世界，继续给人类造福。”

佛陀第二天又谈到这个问题时，阿难陀还是一言不发。这次，佛陀对阿难说：“阿难陀，你可以离开我，到别处去一阵子。”

阿难陀起身行礼，坐到附近的一棵树下。这时，魔罗来到佛陀的身边，说道：“佛陀，现在就逝世吧。死了吧，你不是说当僧团建立起来，当居士遍布各地，当真谛公诸于众之后，那个时刻就要到来吗？现在这一切都已完成，时刻已经到来，因此，佛陀，现在就死去吧！”

魔罗讲完后，佛陀说道：“你高兴吧！从现在起还有3个月，佛陀才会死去。佛陀说完，刹那间，天空雷声大作，大

地四处轰鸣，万物也随之震动、颤抖着。

佛陀说：“这是地震八种原因之一——当佛陀有意识地、故意地宣布了自己的死期，这时大地就会颤抖。”

佛陀接下去又讲述了奇妙的力。

讲完这些以后，佛陀告诉阿难陀，3个月以后就再不会听到他的声音了。尊敬的阿难陀放声恸哭起来：“佛陀大慈大悲，为了神祇和人类的幸福，还是不要离开我们吧！”

阿难陀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但佛陀说：“现在佛陀已经把话说了出去。如来佛为了知命而收回自己的话是愚蠢的。阿难陀，起来咱们到摩诃去。”

于是，他们来到了摩诃伐那的寺院：佛陀命令阿难陀把舍厘附近居住的和尚们都召到这里，他坐在垫子上说道：

“和尚们，我告诉你们的真谛，你们已经掌握，现在还要练习、思考，并把它传到世上去，这样它就可以继续为人们谋利造福。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几句话：所有外部的东西都有衰老、灭亡的一天。你们要勤勉精进地拯救自己。从现在起再有3个月我就要去世。我的寿命已经到期。你们应凡事必思，果断坚定，时刻保持心地纯洁。谁不知疲倦地坚持佛法，谁就会渡到光辉的彼岸，从此结束痛苦。”

佛陀讲完之后，大家都闷闷不乐地散去了。第二天一早，佛陀披上袍子，拿起化缘的大钵，又到舍厘去乞讨。当他吃完饭，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凝视着阿难陀说道：“阿难陀，这是佛陀最后一次看到舍厘了。咱们去邦达伽摩吧。”

在这里，佛陀再次向阿难陀传授了四真谛。讲完之后，他就带着阿难陀和自己的一群弟子朝波波奔去。到那儿以后，他

们在仲达的芒果林歇下脚来。

阿难陀把夺目的金袍披在佛陀身上，然后说：“佛陀，您现在的肤色多么清晰、光润、细腻，连这件溜金袍都相形失色。这是多么奇妙，多么惊人。”佛陀告诉阿难陀，“在佛陀获得无上正觉的那一天夜里，也就是他不留一丝遗骸，永远从这人世间逝去的那个夜晚，他的身体要变得光彩夺目，清明澄澈。今天晚上三更时分，佛陀就要在拘尸那的双娑罗树中间死去。”

佛陀费了很大气力，才挨到末罗人的娑罗树林。他让阿难陀按指定的位置铺好垫子，头向北方，安静地躺在了双娑罗树中间。双娑罗树立刻落花纷纷，盖在佛陀身上。据说凡是佛陀去世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现象。阿难陀意识到佛陀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请问佛陀如何处理他的遗体。佛陀回答说：“你们不要为佛陀的遗骸大操大办，浪费精力。我只是恳求你们专心致志地积德行善。贵族里会有圣人出头给如来佛的遗体以适当的礼遇。”

听到这一席话，阿难陀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但他又怕佛陀看到自己的眼泪，于是就走到附近的寺院里，身体靠着大门失声恸哭起来。他心里想着：“真叫人伤心。我现在还是个徒弟，还没有悟道，而法师却要离开我了。”

和尚们把阿难陀叫了回来。佛陀对阿难陀说：“行了，阿难陀，不要忧伤烦恼，也不要再哭泣了。我跟你说过，我们往往要与最亲密的东西分割开来，这是一种规律。不是吗？内部含有消散的因素，又怎么能够不让它消散？阿难陀，这些年里你一直是我最亲的人，你的爱，你的善心从来没有改变，

你不仅在口头和思想上，而且还有行动上，都做得很好。阿难陀，只要你精诚努力，一定会得到解脱。”

在拘尸那住着一个叫跋陀罗的托钵僧。当他得悉佛陀就要死去，昔日积下的宗教疑点便在脑海里翻滚起来。他想：“在这个世上，出现一个真佛是罕见的事。我相信佛陀能消除我心里的疑虑。我得去见他。”

他到这里以后，把来意告诉了阿难陀。阿难陀回答说：“够了，够了，朋友跋陀罗，不要再去打搅佛陀，他现在十分疲倦。”

跋陀罗接连三次请求都被拒绝。这时佛陀说道：“让他过来吧！只要提问的时候他怀着纯真的求知欲，就会很快理解我的答复。”

于是这位托钵僧毕恭毕敬地当着佛陀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佛法的道是不是达到圣人的唯一途径？光凭这条道能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圣人？

佛陀的回答是：“只有按照八圣道修行才可以取得一到四等的罗汉果位，即第一流的圣人。”

接着佛陀又阐述了为什么只有靠这样的方法才能达到这样的果位。跋陀罗听后，心中的一切疑团都化作乌有。他请求佛陀收他为徒，佛陀许诺了，并取消了对他的四个月的考察期。可是当跋陀罗表示愿意接受这种考验时，佛陀说道：“人各有不同，象你这种情况已经没有必要考察了。”

跋陀罗听完佛陀的教诲立刻观照明净，意识到自己已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可以成为一个大罗汉。这个托钵僧就是佛陀亲自收下的最后一个弟子，他守在佛陀身边，直到佛

陀逝去。

最后的时刻临近了，佛陀看着围在自己身边悲伤的信徒们，对阿难陀说：“阿难陀，你们之中也许有人会想：‘佛陀去世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法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我留下的真谛和戒规就是你们的法师。当我逝世后，阿难陀，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废除《小戒》。”

过了一阵佛陀又说：“僧伽们，也许有人会对佛，对真谛，对道抱有怀疑或忧虑。那么，和尚们，请随便问吧！不要事后悔恨自己一站在佛陀身边，却没能询问这些问题。”

佛陀一连重复了三遍，但是僧伽们都默默不语。最后他仍不放心的说：“也许和尚们出于对师傅的尊敬而不提问题。那么就留待你们之间相互询问吧。”

僧伽们依然默不作声。尊敬的阿难陀说道：“佛陀，真是好极了。我可以肯定，整个僧团里没有一个人对佛，对真谛，对道表示怀疑或忧虑。”

这时佛陀气力不支地回答说：“阿难陀，你的话都是真诚的。也许整个僧团已没有人持怀疑或忧虑态度。因为连最落后的信徒也看见了光明。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投生到痛苦中，将被允许获得永恒的寂静。”

阿难陀悲痛地跪在佛陀身边，因为他的翅膀现在还没有挣脱爱的温情，所以到现在还不能像罗汉那样搏击长空。佛陀的生命已近完结，四周一片寂静，此时从苍穹到大地，从天国到地狱，从一切有生命的精灵，到宇宙中万能的神祇，他们都屏息以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佛陀微闭着双眼躺在那里，月一样的安详，海一样的平静。

过了一会儿，佛陀的眼皮开启，最后一次端详着周围的弟子们说：“僧伽们，注意，我再告诫你们——衰亡是一切事物固有的趋势。你们要勤勉自强，拯救自己。”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死亡的征兆。

和尚们浑身颤抖着跪在佛陀的身边。接着，佛陀进入了禅定的第一阶段，然后上升到第二阶段，又到第三阶段，最后到达第四阶段。他从那里继续升腾，进入了无限的空间域，又进入了无限的意识域，然后升到虚无之境。超过这一范围之后，知觉和非知觉都不复存在。从这里再向上升，他终于到达了停止一切感觉和思想的阶段。

阿难陀痛楚地对着长老楼陀叫道：“楼陀呵楼陀，佛陀逝世了！”

长老楼陀平静地答道：“不，阿难陀兄弟。他已经进入了没有知觉和思想的阶段。”

大家都用手捂住了脸。

这时，佛陀的心又回旋直下，经过所有阶段，进入了圆寂。就在佛陀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天上雷声大作，大地轰鸣颤抖。

大梵天说：“世界万物都要失去他们的构形和特征，即使这样一位具有无敌之力的法师也会进入涅槃。”

万神之王的因陀罗接下去说：

“万物皆迁流，

生则必死，

死则愉快。”

长老楼陀说：“毫无欲念的佛陀已安静地躺在这里，他以

坚定果敢的精神忍受了死亡的悲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终于永远从覆障中解脱出来了。”

但是阿难陀还在哭泣，他抽噎着说：“这多么恐怖，当佛陀死去的时候，他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那些还没有从感情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沙弥们也痛哭流涕地喊着：“佛陀死得太早了！世界的明星陨落了！”

但是那些伟大的罗汉们都安之若素，异常平静，他们说：“俗世的一切都在迁流变幻。又怎么能使它不消散呢？”

整整一夜，长老舍利弗多罗和长老楼陀都在谈论着佛陀遗训中的句句真谛。但是这一夜阿难陀却哭个不停，安慰也不起作用。

早晨，长老楼陀对伤心的僧伽们讲话说：“够了够了，和尚们。既不要哭泣，也不要悲伤。佛陀早有训戒，与我们最亲密的东西也必将逝去，这是一条规律。你想，一个自产生以来内部就蕴含了消亡因素的东西怎么能不消散呢？不要哭了，这样下去，精灵们也会斥责我们。”

说完，他派阿难陀去拘尸那城，把佛陀去世的消息告诉那些忠诚的末罗人，让他们亲自来焚葬佛陀的遗体。

末罗人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他们来到这里，用新布裹好佛陀的躯体，又在外边包上几层毛呢，才轻轻地装入铁棺。然后由八个身穿新装的末罗头人抬起遗体，缓缓地穿过镇子，一直来到早已设好的祭坛。接着他们把遗体移出棺外，在上面撒了香料、香粉，又覆盖了芳草、鲜花。众人祈祷之后，末罗人与僧团一起将佛陀抬向熊熊燃烧的大火，以行焚葬。

此时众人双手合十，鞠躬行礼，口中念道：“千年万世也

难得遇上一位佛陀。”

佛陀火化后，阿难陀挣脱了爱的温情枷锁，悟得了其中的精髓。他已经排除了一切痛苦，攀上了罗汉之群。

一天，一个沙弥与年迈的佛陀弟子毕哩孕迦闲谈。当谈到佛陀时毕哩孕迦深情地说：“他看见了道，于是就把它传给我们。他怎么会不这样做呢？他是一位睿智、冷静、无欲的佛。在他那里，真谛既不会被掩埋，也不会被歪曲。我要歌颂他的英明和谦恭。只有他——黑暗的驱散者，人类的解脱者才会给我们以光明。”

沙弥看到他对佛陀如此挚情，便问道：“毕哩孕迦，你怎么能离开佛陀呢？哪怕只是一瞬间？”

老人答说：“我从来没有离开他。沙弥，他日日夜夜在我的心里出现这怎么能是离开他呢！”沉思片刻，他继续说：“我现在尽管年迈力衰，但是，我尊敬的沙弥，我的心永远和佛陀系在一起。”

毕哩孕迦说到这里，他的面前闪出一片巨大的光亮，佛陀威严无比地站在了他的面前，说道：“毕哩孕迦，你的信仰坚定，不要畏惧，你一定会达到光辉的彼岸。”

火葬完毕，忠诚的末罗人将遗骨捧回议事大厅，安置在大厅中央，喷上了香粉，两侧摆满了花环。武士们手持长矛、弓箭，庄严地守护在周围。哀乐四起，随着乐曲节奏，末罗人跳起缓慢肃穆的舞蹈。这种祭奠的仪式一直进行了七天七夜。

摩揭陀国王派人来乞求分给他们一部分舍利。来说：“佛陀和我们一样，都属于刹帝利种姓；我们的国王有资格获

得一部分舍利。我们将为之建造一座神圣的纪念碑。

其他各国的人，包括佛陀家乡迦毗罗卫国的释迦人，也分别派人来乞求一部分舍利。释迦人说：“如来佛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有资格获得一部分舍利。我们会为他建造一座纪念碑。

这样，末罗人愤怒了，他们说：“佛陀是在我们这里逝去的，他属于我们！我们拒绝给出任何一份舍利！”

但是足智多谋的婆罗门铎那从人群中走出来说：“先生们，听我说一句话。佛陀总是教诲我们相爱，他的言行又是那么温柔和蔼。现在我们为他的遗骸而纠纷，岂不是给他丢脸？先生们，为了大家和睦相处，团结一致，我们应该把这珍贵的舍利分成八份。”

大家听了，都委托铎那进行分配。铎那精细地把舍利分开，他自己索了铁棺，准备也在上面建一座纪念碑。

莫利雅人来晚了，没有赶上分一份珍贵的舍利十分伤心。人们只好将火葬后留下的木柴灰烬送给他们。他们恭恭敬敬地捧着它离去了。

这就是佛陀抛弃了俗世的爱情、财富、权力，为人类寻求解脱而奔波劳碌的一生。